

2014 No3

滿鐵研究

ManZie YanJiu



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學學會滿鐵資料研究分會

目錄

Contents

- 01 一张便签引发的联想（卷首语） 许 勇

論壇

- 02 便签中解读中日之间路权的争夺 曹 奇
06 七七事变与华北煤铁工业 解学诗

文摘

- 16 旧满铁伞下的大和宾馆 清流一叶
24 满铁大连大和宾馆小史
28 日殖时期的大连电车小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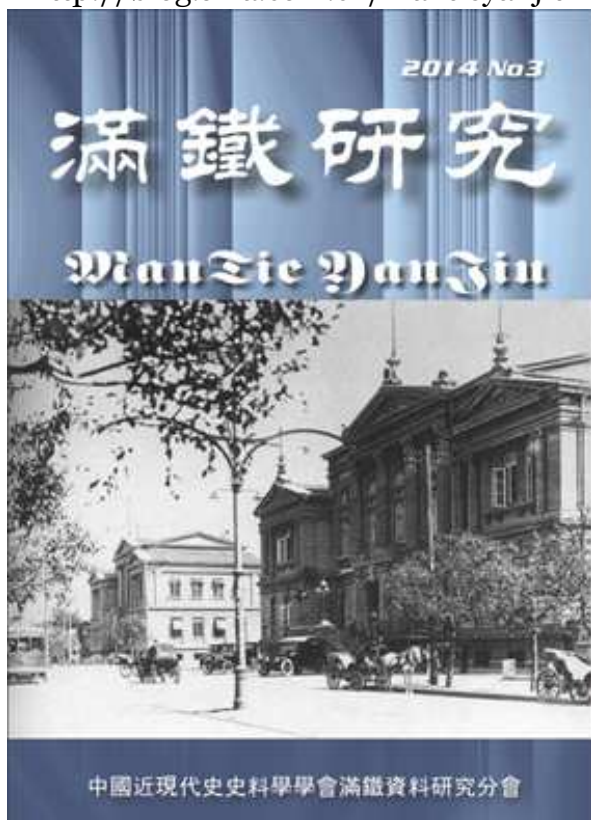
史証

- 36 满铁出版的《最新苏联地图》 守望者

譯林

- 46 让人喷饭的东瀛怪异姓名

<http://blog.sina.com.cn/mantieyanjiu>



滿鐵研究

MAN TIE YAN JIU

《满铁研究》编委会

主任：张星臣 魏海生

顾问：国 林 葛剑雄 张本义

沈友益 李海绩 李东翔

编委：张星臣 魏海生 韩宝明

郑 兰 刘建设 许 勇

主管：满铁资料研究分会

主办：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

主编：韩宝明

编辑：《满铁研究》编辑部

邮箱：mantieyanjiu@163.com

地址：北京交大图书馆 611 室

邮编：100044

期次：2014 No3（总第 23 期）

日期：2014 年 9 月 28 日

网址：lib.njtu.edu.cn/mt/mtyj.html

版權聲明

《满铁研究》刊载之文字和图片，其版权归作者所有。凡转载、摘编本刊内容，请注明“转载自《满铁研究》”，并按规定向作者支付稿酬。否则本刊将追究违反规定者的法律责任。

徵文啓事

《满铁研究》是一份由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满铁资料研究分会主管，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主办的史学季刊。传递信息、交流学术，揭示历史，畅想未来是《满铁研究》的办刊理念和既定目标。本刊设简讯、动态、特稿、书评、史证、文摘、论坛、图库、译林、杂俎等栏目。欢迎海内外满铁研究领域的专家和爱好者为本刊赐稿。

執行主編：許勇

一張便簽引發的聯想

「从一张便签中解读中日之间铁路路权的争夺」是本期唯一的投稿，作者是天津师大的一位研究生。该文从宋哲元致萧振瀛的一张便签入手，讲述了一段围绕着“沧石铁路”的人事安排和路权归属，中日之间明争暗斗的史实。文章的主题和内容虽与满铁有些距离，但却提及了不少历史人物，如宋哲元、萧振瀛、陈觉生、潘毓桂以及十河信二等。其中的潘毓桂是个汉奸，做过伪天津市长。不久前刚刚辞世的日本女议员大鹰淑子早年曾为潘毓桂的义女，时名潘淑华，潘淑华原名山口淑子，生于沈阳，其父是满铁职员。山口曾是「满映」的影星，亦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与周璇等齐名的歌星，《夜来香》的首唱者，她还有一个为人熟知的中国名字——李香兰。值得一提的是，便签的拥有者李惠兰是天津师大的教授，亦是抗日名将宋哲元的外甥女。

「七七事变与华北煤铁工业」是满铁史专家解学诗教授的一篇旧作，主要论及日本人对华北地区煤铁资源的霸占和掠夺。华北丰富的煤、铁、盐、棉，让日本的各路资本恶狗扑食般纷至沓来，打着“合作”、“军管理”的幌子，日本群狼，将华北五省的煤铁等资源瓜分一空，贪婪的日企中就包括满铁所辖的“兴中公司”。

「旧满铁伞下的大和宾馆」摘自一篇博客文章，该文简述了满铁在大连、奉天、新京、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所建的大和宾馆，并附有多张老照片。

「满铁大连大和宾馆小史」也是介绍大和宾馆的，而且是大连的。大连曾是满铁总部所在地，这里的大和宾馆，历史是最久的，规模是最大的。历经百余年，这座建筑今天仍屹立在大连中山广场南侧，名曰：大连宾馆。

「日殖时期的大连电车小史」所述的“电车”，是指有轨电车。大连是我国较早拥有电车的城市，从满铁设立之初，日本人便开始在大连铺设轨道，经营客运电车，截止到1939年4月，电车线路共有11条。1942年3月，电车数量总计157辆。

「满铁出版的《最新苏联地图》」作为《露亚经济调查丛书》其中的一种，问世于1928年，编纂者为满铁庶务部调查课。日本人擅长“兵马未动，情报先行”的伎俩，尤其喜欢搜集、绘制和编译邻国的各种地图。从这本地图册的详尽程度不难看出，除了中国，地大物博的苏联，也是日本人虎视眈眈的目标。

「让人喷饭的东瀛怪异姓名」摘自一篇网上杂谈，讲的是五花八门、稀奇古怪的日本人的姓氏和名字。日本文化受古代中国影响深远，文字中大量使用汉字便是例证之一。在当今日本，传统与电子媒体上，罗马字母、平假名、片假名和汉字混用，唯独人的姓名，基本都用汉字。日本人除了和中国人一样姓在前，名在后之外，姓名的其他方面就区别甚大了。日本人的姓氏多，名字怪，有些姓名不仅肉麻，甚至有些下流，这也恰恰折射出大和民族某种暧昧、怪诞的本性。

“百年不遇”收到篇稿件，略感欣慰。因为不入流的《满铁研究》，除了少数专家抬爱外，又有了新人的关注。

“业余”的凭着一张便签，能写出一篇上乘札记。“专业”的守着万册史料，却攒不出几篇像样文章。

这就是一张便签引发的联想。



從一張便箋中解讀中日之間鐵路路權的爭奪

曹奇[☞]

内容摘要：民国时期历届政府都意识到修筑沧石铁路的重要性，奈何因国内经济匮乏，无力修建。日本从经营南满铁路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从而将目光放到了沧石路上，以此作为从经济上侵占华北的跳板。中日之间围绕沧石铁路的修筑权展开的争夺实质上国内亲日派与抗日派系之间的政治较量。日本从经济上侵占沧石铁路修筑权计划的失败，使得日本摘下了“中日亲善”的伪善面纱，成为七七事变的一个重要导火锁。

关键词：沧石路；南满铁路；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

一、冀察政务委员会时期中日对沧石铁路路权的争夺

笔者在为李惠兰老师整理资料当中，意外发现了一封宋哲元与1936年2月20日给“仙阁”的亲笔便笺。

萧振瀛字仙阁，为西北军一系，是宋哲元的高级参谋，时任天津市长、冀察政务委员会经济主任。便笺中宋哲元在沧石铁路（沧县至石家庄）人事任命上向萧振瀛“却（榷）保一人杨斌甫为局长或总办”。查杨斌甫为杨慕时，字斌甫，是一位有着强烈爱国之心的进步民主人士。早年参加辛亥革命，长期担任地方财政要职，为官清廉。“九一八”事变后，杨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当中。1932年成立的“辽、吉、黑民众后援会”（初名“东北义勇军后援会”），杨慕时担任后援会财务负责人，向东北抗日武装力量提供物资支援，其中也包括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



便笺中宋推荐一位积极抗日的爱国民主人士担任沧石铁路局长，遭到日方强烈抵制。在谈判时日方拥护亲日派陈觉生出任沧石铁路局长一职。陈觉生早年留学日本。1936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北宁铁路（北平至沈阳）管理局局长兼冀察交通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利用其铁路局长职权秘密为日本运送军队，直接支持了日本对华北的侵略。从这一份便笺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宋哲元对杨慕时的信任与宋的抗日情结，双方就各自提出的人选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角逐。

1936年1月20日，日方策划成立外交委员会，陈中孚任主席委员，陈觉生等六人为委员。以此来抵制以萧振瀛为首的经济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在职权上初亦仅为研究机关。迨至二月十四日，冀察政务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时，通过一个修正案，该会遂由研究机关进而兼为‘办理’机关，且后者较前者为侧重，因此该会组织遂形扩大”¹。另外成立交通委员会以陈觉生为主席委员，下设委员若干人，“主要办理交通、铁道两部所不能办之事。”²通过日本扶持的汉奸群，冀察政委会交通委员会讨论修筑沧石路问题，决定将路线延至天津，由北宁路供给工人、资本，“满铁”及兴中公司提供材料及技术人员。31日，十河、潘毓桂

[☞]曹奇，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¹“国内时事”，《时事月报》第14卷第4期。

²魏宏运主编：《民国史纪事本末·四》，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7页。

等洽商沧石路技术援助与材料供给问题。1936年10月14日，冀察政委会任命陈觉生督办沧石路事宜。

修建沧石路已是势在必行，但铁路局长的人事任命实际上牵扯到铁路路权的归属问题。冀察政务委员会最终决定权掌握在宋哲元手里，宋哲元与萧振瀛认为沧石路修筑权之重要决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对此予以坚决抵制。

二、历史上的沧石路

沧石铁路始建于1920年。叶恭绰担任交通部长提出修建沧石路计划。其路线东起沧州（故名为沧石铁路）西至石家庄。采取以工代赈方法，拨款一百八十万元，先行建设路基。派徐世光为局长，次年冬季全路土基告成。当时国内已认识到修建沧石铁路的重要性，该路线一旦告成则“西接正太，跨京汉以东，联津浦为东西要道，亦晋省入海最捷之途。与北部交通关系，至为重要。”路线“一旦告成，货物四输，煤铁东下，其利交通，增收路款。”³但路基建成以后因为资金短缺，沧石铁路长期搁置。

政府资金短缺遂计划发行国内公债，依靠民间投资修建沧石铁路。1922年高恩洪任交通部长，将该路改为民办，由民业公司出资百万作为地价，定约后因交款不足而打消⁴。事实上尽管有“历来待遇最优之条件，欢迎国内投资”⁵的政策也难以齐集筑路所需物资。国内无力修筑，政府又设法举借外债修筑沧石路。先后与意大利、法国、英国三国签订合同。但借款合同都是在事先毫无资金的情况下签订的，待合同签订后再回本国筹集，期间因周转波折无一成功。举借外债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国力的衰落、与国际地位的下降。1926年张宗昌与法比公司签订借款合同，该公司代表返回巴黎，从事发行公债“惟因中国信用坠地；及比国提出抗议”。⁶明知修成此铁路对华北经济发展有巨大促进作用，奈何因国弱家贫，修建沧石铁路计划始终未与成形。趁此时机日本插手沧石铁路，但遭到全国各界群众的强烈反对。

三、民国时期对日本出资修建沧石铁路的抵制

1. 北京政府时期

日本出资修筑沧石铁路出发点与英法等国不同。英法等国所考虑的是借款以后利息与本金能否顺利收回，赚取的只是高额利息，而日本看重的是华北丰富的煤炭资源与日本急需的棉花，是对中国经济资源上掠夺。一战以后日本占据山东半岛，强迫中国签署“二十一条”种种在华侵略行径，激起全国民众对日的不满，最终爆发五四运动，要求维护国家主权，反日情绪高涨。

1920年交通部与日本公司达成草案，内容草案的签订首先遭到江西督军陈光远反对。陈切中要害指出“日人以投资修路，而阴行其侵略政策……若再以石德铁路抵借日款，是举畿辅之脉络而授予外人。我四方根本之京师，亦将陷入势力范围之中，扼吭拊背，实足制我死命，其有害岂但售路失权而已哉？”⁷随后直省议会、天津总商会纷纷致电，要求政府取消该项合约。军政界要人如曹锟、陈光远、蔡成勋、王廷祯等“文电交驰，互商挽救之策”。各省区一时风声所致，

³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天津图书馆编：《〈益世报〉天津资料点校汇编一》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5-1146页。

⁴《沧石路借款经过》，《民国日报》，1926年8月8日。

⁵《沧石路欢迎国内投资》，《益世报》，1924年1月18日。

⁶《张宗昌勾结法比银行公司》，《顺天时报》，1926年11月18日。

⁷《江西督军陈光远通电：反对石德铁路借款》，《民国日报》，1920年4月11日。

群情激愤。政府迫于压力电复各省区，否认此事，事遂搁浅。⁸ 北京政府时期曾与日方进行过多次秘密商谈，遭到国会议员集体抨击抗议“北京伪摄政内阁于日暮图穷之际，为倒行逆施之谋，抵借外债，以苟延俛喘；断送国权……敝国人民当然发生剧烈之反抗……如果再与南满借款，势成鸡肋，尤非智者所为也！”⁹

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1929年7月31日沧石铁路局局长何澄与日商华昌公司代表市吉彻夫私自签订合同。主要内容包括：A、日本华昌公司借款壹千九百万元，周息八厘，自合同发生效力之日起算，每六个月交付一次。B、每六个月的利息归入到本金计算。C、铁路线延长。自石家庄经沧州至大沽海岸。（又称为津石路）四、借款以本路之财产及进款，以及正太铁路借款偿清后之进款为担保。五、会计主任须用日本人，管理会计事务，其薪水统由路局负担之。¹⁰从这项合约来看，比较北京政府时期所定合约，日本的侵略意图明显增强。不仅在借款项目上，其高额的贷款利息令人瞠目结舌，而且人事任命上的关键职位由日本人担任。这样一款具有明显侵略意图，丧权辱国合约，在何澄看来是“幸承贵公司推诚相与，秉平等互惠之精神，一洗敝国从来借款之垢弊，得缔结一双方互利之平等草约……曷胜荣幸”¹¹

此项草约及其附件分别与1929年9月17日、1929年10月24日送达中央¹²，外交部发表咨文认为沧石铁路局长何澄与华昌公司所签该路借款合同“未经呈奉中央核准，当然无效。”¹³何澄与日华昌公司所签终究是一份草约，最终决定权在中央，但日本觊觎沧石铁路已久，日驻华代理公使堀内谦介竟无理声称“此项契约，关于中国国法必要之一切手续，早经当事者办理完竣，碍难认为无效”。外交部予以答复“局长固绝对无签订任何借款合同之权。且中国国法，凡借外款，须经国民政府核准”，日方所言“一误于未明中国国法手续，二误于错认何澄为合法之当事人也。”¹⁴日华昌公司因理屈词穷，最终不得不放弃这份违法条约。何澄因擅私自签合同被免去沧石铁路局长一职。沧石路工程局并发表声明严禁“以假借名义，招摇借款者，本局概不承认”¹⁵

四、30年代日本对沧石路的强取豪夺

1. 日本从南满向华北的经济扩张

日本锲而不舍的出资修建沧石路，其中重要的一点原因在于日本在经营南

⁸ 《石德借款复活》，《民国日报》，1920年7月1日。

⁹ 《中华民国国会离京议员褚辅成、汤漪等485人致日本驻使芳泽谦吉函》，原件中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日文档案。

¹⁰ 《沧石铁路借款合同（1929年7月31日）》，同上。

¹¹ 《何澄致市吉彻夫函（1930年1月16日）》，同上。

¹² 关于该草约及其附件分两次送达有两种说法。一种为南京中央政府说法：认为何澄擅自与日方私签借款合同，合同与7月31日擅自签订以后，9月17日方始呈报，中央以“迁延隐匿，尤为不合……中日文义，互有歧异”饬令限期取消该草约。何未予照办，复于10月14日，将合同附件补呈。一种为何澄说法：何奉部长谕令，与日商华昌公司磋商沧石铁路。并奉部长面谕草合同签订以后，“可先送太原阎总司令，阅后稍缓呈部亦可”，奉此，合约签订后，送交阎司令阅看，中间耗费时日，始于9月17日送达中央。其时因附件遗漏，再备文补送，与10月14日补送在案。笔者认为南京中央政府的说法更可信一些。假设何澄说法正确，那么在草约送交阎锡山后，推论附件也是缺失的，阎锡山审阅时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该草约的不当之处。再者时隔一个半月，当中央饬令取消草约时，何才将附件呈送，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何澄因何原因未发现附件遗漏，明显带有蒙蔽之意。再与何澄与日方亲密往来书信，之间以兄弟相称，将中央毫不放在眼里。故乃系何私自与日方签订合同。

¹³ 《外交部致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堀内谦介函（1929年9月25日）》，原件中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藏日文档案。

¹⁴ 《外交部致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堀内谦介函（1929年11月25日）》，同上。

¹⁵ 《沧石铁路工程局启事》，《北京新闻》，1930年4月7日。

满铁路上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夺得沧石铁路的路权可以使东北与华北相衔接。日本在完全占有南满铁路之前，对其蚕食的方式在与沧石铁路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日本经营满铁其资本输出有两种，一种是借贷资本，通过借贷攫取高额利息，依靠资金借贷间接谋取铁路利权，满铁通过资金关系控制财会技术大权。另外一种则是生产资本，投资于东北铁路、矿山等产业部门。满铁是日本掠夺东北资源、倾销日货及输出资本、榨取东北利润的重要经济侵略工具。日本凭借修建南满铁路，同时将铁路沿线划入其势力范围，实现由线到面的经济扩张。垄断铁路运输业，从中赚取高额运输费用。南满铁路支线四平铁道仅半年获利两万余元。东北地区盛产大豆，矿产资源丰富日方“此种铁道附设之财源，尽足以吸收中国内地之货物，而获运输之大利也。”¹⁶

1935年12月20日在华北地区成立了一家兴中公司。在实际上“满铁和兴中公司的关系，是等于父亲和儿子的”¹⁷关系。日本的大陆政策，在经济方面，原系以满铁为中心，而满铁势力向华北地方延长，于是兴中公司便在华北地区应运而生了。满铁在华北建立兴中公司，标志着日本开始经济侵占华北。兴中公司为日本在华北地区纺纱厂生产提供电力保证。纺纱厂棉花的供应，则需要大运输量铁路的支撑，日方在华北地区修建铁路的经济侵略已迫在眉睫。

2. “七七”事变前夕日方最后的“谈判”

1935年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这一华北政权是日本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实现“华北地区特殊化”的产物。30年代华北局势岌岌可危，张嘉璈日记中提到“华北日军部强力压迫冀察政委会截留一切中央收入……及其他中央税收……日方所提建设计划中，包括扩展大沽港，便利日本采运山西白煤供给海军之用及建筑沧石铁路。”¹⁸对宋哲元而言，面对日本咄咄逼人态势，作为冀察政务委员会主席，如何顶住日方压力，减轻如履薄冰、如卧积薪的危迫感，而又不失主权是宋面临的巨大挑战。为了保住中国对沧石铁路路权，避免为日方所掌握，以致看到上文宋哲元致萧振瀛的便笺。

日方此时以下狠手，不得沧石路誓不罢休的地步。1937年3月田代皖一郎以请客的方式给宋哲元摆下了一桌鸿门宴。宋哲元误入敌营被迫签署了日方提出的华北地区经济提携。宋哲元自知此事重大，汇报蒋介石并多次派人向南京请示，均遭到蒋的严厉斥责不予修筑。条约签订后田代不断向宋施压，催促将条约付诸实施，宋哲元遂对日采取“表面亲善，实际敷衍，绝不屈从”方针，一直以拖延，5月11日宋以“扫墓”为名出走山东，经济提携条约变成一纸空文。日方恼羞成怒，经济侵略华北计划的落空使得日方最终采用武力侵略方式，最终爆发“七七”事变。因此在争夺沧石铁路路权、实现华北地区经济侵占计划的失败是日本发动“七七事变”的重要导火索之一。我们从蒋介石在七月份日记的反省录中看到“如当时密允宋哲元准倭筑津石路，则至少可有一年时间之展缓，准备亦较完密。此则余对于外交失策，一惟舆论是从，而疏于远虑，自乱大谋之过也。”

¹⁶ 《日人扩张满铁势力之计划》，《民国日报》，1925年2月20日。

¹⁷ 《日对华北经济工作执行机关的兴中公司》，《大公报》，1936年8月20日。

¹⁸ 姚崧龄：《张公权年谱初稿》，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46页。

七七事變與華北煤鐵工業

解学诗[※]

内容提要：日本对华北的经济掠夺主要指向煤铁盐棉等战争资源。尤其煤铁，在七七事变前后的日本对华北经济掠夺计划中始终占居前列。但日本对华北的经济掠夺，没有采取在伪满实行的那种由特殊会社垄断的政策，而是使日本特殊资本和财阀资本瓜分了华北战争资源。煤炭掠夺就分成六大集团，外加满铁控制的集团。日本不断加强掠夺，竭力增加对日供应。从1943年起因海运受阻，在人造石油、铝和生铁等方面推行“原料产品化”的掠夺方针。大肆修建小高炉和收掠“土铁”，但战时经济已走向全面崩溃。

关键词：日本侵华 经济掠夺 华北煤铁工业

七七事变后，日本的华北经济掠夺目标是十分明确的，即：煤、铁、盐、棉四大物资，此外当然还有矾土、重石、有色金属等。他们占据、统制和经营铁路交通、通信和电力等其他部门，从经济角度说，归根结底也是为了这些战争所需资源的掠夺。本文限于篇幅，主要对煤铁工业做些粗线条的分析，以期有助于揭示日本侵占和统治华北的经济目的，和把华北作为扩大侵略战争的兵站基地的一些情景。

一 在日本的华北经济掠夺计划中煤铁居先

1935年夏，华北局势非常紧张，日本帝国主义为逞其“华北自治”阴谋，处心积虑造成所谓“日华不可分”的态势。1935年9月，满铁经济调查会抛出的《华北经济开发方针大纲案》，明确提出“确立以日本为中心的日满华北经济集团”，这个集团“将来扩展到全中国”。作为具体对策，“大纲案”要求“首先获取、保有”“铁矿、煤炭、锰矿、石灰石、钨矿、石油”等。（注：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资料馆（以下以（三）代之）藏，1，43，53。）但这不是定案。1935年12月，日本驻华北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颁发了要求“各方面工作悉依此进行的最高指导方针”，即《华北产业开发指导纲领》。当时日本对华北的主要政治目标是制造亲日政权。所以，作为经济方针“纲领”提出“对需要的国防资源及其他有必要迅速开发的重要企业……使之仰赖日本方面积极投资”。而所谓日方投资“以日华合办企业为原则”，但要“由日本人把握”企业“要冲”，并通过对方贷款等造成“事实上由日本方面全额出资”的局面。至于所谓“国防资源”和“有必要迅速开发的重要企业”，也还是“铁、煤炭、石油及其他特别指定者”；对于这些，“纲领”还要求必须作为“统制企业”以达到“国策目的”。具体对象：铁矿方面，“大规模地开发龙烟铁矿”，“金岭镇铁矿控制作为战时使用”，“山西省铁矿资源将来有机会时计划由日本资本参加开发”；煤矿方面，主要“开发”长城、大安、齐堂、板桥、宣化附近煤矿和胶济铁路沿线煤矿，对于中外合资的开滦煤矿和井陘煤矿，则“一面施压”，一面设法“收买”，而对于有望与开滦煤矿抗衡的山东峄县中兴煤矿和其他群小煤矿，逐步“统一整顿”。（注：满铁调查部：《支那经济开发方策并调查资料》，支那立案调查书类第2编第1卷其二，1937年12月，第104—120页。）

“纲领”的提出，兴中公司的开业和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基本上是同步的（注：1935年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12月20日兴中公司宣布开业。），

[※] 解学诗 1928年生，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这不偶然。满铁全额出资的兴中公司是“对华政策代行机关”（注：《对华投资会社设立要纲》，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及关系会社设立书类集》，1942年8月印行，第547—549页。），它急忙开张营业，就是要捉住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对手，攫取利权，从经济上促使其“亲日化”。兴中公司面世后，1936年8月11日日本有关各省共同拟定的《第二次华北处理要纲》规定，经济方面在华北就是要夺取“国防上所必需的军事资源”，而“军事资源”更明确地规定为铁、煤、盐、棉等。（注：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1840—1945）下，第347—348页。）但是，由于日本对华北的恣意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爱国抗日运动的高潮。因而兴中公司的利权窃取活动和军部的“华北自治”阴谋，都收效甚微，于是他们转向准备以武力夺取华北。

七七事变后，1937年9月30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即炮制了《华北经济开发基本要纲案》和《华北开发国策会社要纲案》，并于10月15日上报日本陆军省。两个“要纲案”实际上均源于前已述及的1935年12月的中国驻屯军提出的“纲领”。两个“要纲案”除了设计“华北开发”的主体，即“华北兴业公司”、“统制企业”的经营形态和重要产业种类外，对列在最先地位的铁钢和煤炭还拟定了具体计划，而其指标基本上是以“日满产业计划为基调的”。这就是：“确保”龙烟、琢鹿、遵化、卢龙、滦州、金岭镇的铁矿资源，新设天津、唐山和金岭镇制铁所，这3个制铁所和原有石景山制铁所生产生铁的大部分，即100万吨“输出日本”；煤炭方面，“逐步统一经营”并陞及正丰、大同、中兴、淄川、博山、山西等煤矿，“使华北煤达到2500万吨”，其中“输出日本约1000万吨”。计划中作为第三位还提出了煤炭液化事业，拟在天津设立液化工厂，利用瓦斯合成法年产10万吨石油。（注：两“要纲案”见〔日〕中村隆英：《战时日本的华北经济支配》，山川出版社，第142—145页。）1937年11月和12月，华北方面军特务部再次制定了《华北经济开发基本要纲案》，及其具体化的《华北产业开发基本要纲案》。（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下用（二）代之）藏，2024，2，20。）

这时，即1937年12月24日日本内阁决定《支那事变对外要纲》也已出笼，其中“经济开发方针”的核心是华北经济掠夺的企业体制，规定：设一特殊的统制（持股）会社，在其下设子会社，以担当经营主要铁路交通、通信、发送电、矿业、盐和盐利用工业。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几项拟由新设子会社经营的主要产业中，与华北方面军的方案相比，删掉了矿业以下的“及以此为原料的加工业”。（注：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1840—1945年）下，第382—384页。）这表明，华北被确定为“原料供应地”。（注：两“要纲案”见〔日〕中村隆英：《战时日本的华北经济支配》，第138—139页。）

根据上述阁议决定宗旨，1938年4月30日日本第73次国会经过激烈的争辩，通过了《华北开发株式会社》，但是，华北开发会社的成立，一直拖到同年11月7日才见分晓。这一事实本身明显反映出日本统治阶层在分割华北利权上的矛盾斗争，即所谓“若干摩擦”（注：天津东亚新报：《华北建设年史》（1944年），产经，第80页。），当然也不无资金筹措和经济计划举棋不定、难以落实的问题。继华北开发而于同年12月18日成立的兴亚院，是负责“制定如何从中国掠夺必要物资的国家政策的中央机关”。（注：〔日〕古海忠之等编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手稿。）但是，在当时面临的形势下，没有看到它有什么作为。当时的华北经济掠夺计划的总目标是：“补助日满两国的产业五年计划，确立日满华经济集团。”（注：天津东亚新报：《华北建设年史》（1944年），产经，第80

页。)但是,伪满洲国的产业五年计划虽已开始执行,却还在不断扩大和修改,直到1939年;日本虽已制定所谓生产力扩充计划,各项生产与供需安排却都要求必须以1938年开始执行的“物动计划”为准,包括伪满和华北。而且,时至1939年,日伪集团,特别是伪满洲国的战时经济矛盾已开始暴露,这就是由于煤炭供应锐减,致使铁钢生产全面下降。(注:1939年,伪满昭和制钢所生铁生产能力已达170万吨,但当年生铁产量只有88万吨,为设计能力的65%。减产主要原因是缺煤。同年7、8月间,每日需煤7500吨,实际每日供应5000吨,结果生铁日产量从3600吨下降到1300吨。)更为严重的是,日本侵华战争不断升级所造成的美国很快转到反日立场,预示着美国对日实行废铁、石油禁运,从而使日本战时生产断奶的必然前景,而且,从1940年1月日美通商条约失效起,这一前景逐步化为现实。(注:日本铁矿缺乏,作为军需基础的钢铁生产,不是实行矿石炼钢法,而是普遍采取废铁炼钢法,而废铁供应主要靠由美国进口。1940年10月美对日实行废铁禁运,翌年又实行石油禁运。)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的华北经济掠夺计划旋造旋改,但是优先掠夺煤铁的方针却始终如一。1938年公布的“华北经济开发计划”,为1938年至1942年,5年间铁钢生产能力扩充到:矿石300万吨、生铁80万吨、钢材40万吨;煤3000万吨;煤炭液化100万吨。(注:天津东亚新报:《华北建设年史》(1944年),产经,第80页。)后来,这一计划被纳入日满华综合生产力扩充计划,但未见有具体指标发表,只是强调“满华”都要“对日供应国防原料”。(注:天津东亚新报:《华北建设年史》(1944年),产经,第81页。)1939年日本兴亚院没有拿出华北全面的产业计划。直到1940年7月,兴亚院派人对华北经济进行一番调查之后,才提出《华北产业五年计划综合调整纲要》,提出将“地下资源特别是煤”和“农产资源特别是粮食”,作为“增产”的两大重点。“纲要”说:“解决粮食问题,是安定华北居民生活、实现日中经济提携的紧急方策”,而煤炭“是华北最重要的资源”,“将其输、移出至日、满和华中南,以培养我国生产力的泉源。”(注:〔日〕中村隆英:《战时日本的华北经济支配》,第250—256页。)此时,面对最最重要的军需资源——废铁和石油的致命性断绝,日本帝国主义更加大叫其“东亚经济圈内自给自足”了。1940年10月22日伪满国务院“火曜会”通过了《日满华经济建设联系纲要》;11月4日日本政府公布了《日满华经济建设纲要》,公然提出建立“以三国为一体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态势”。(注:《日满华经济建设纲要》,1940年11月4日,中央档案馆等合编:《东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61—264页。)就在这种形势下,兴亚院于1941年10月推出了《日满华产业建设五年计划》,其中华北(含“蒙疆”),在“完成兵站基地使命”的标榜下,以1942—1946年为期,列出15种“计划产业”,并将其中的煤、炭、盐、棉花和非铁金属、铁矿石、轻金属原料作为“增产”的重点。具体指标:1941—1946年,煤炭23442—57300千吨;生铁77—354千吨;铁矿石800—2900千吨。(注:《华北(含蒙疆)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基本纲要》,1941年10月,(二)2057,72。)

二 日本特殊资本与财阀资本瓜分华北煤铁工业

华北的矿藏极其丰富,尤以煤炭为最。据国民政府实业部推算,全国(不含东北)煤炭埋藏量为2436.77亿吨,山西一省即占一半,华北五省(山西、河北、山东、察哈尔、绥远)占54.48%,如再加上陕西、河南则达86.3%。(注:兴中公司:《北支炭矿概要》,1940年印行,第124页。另据《支那问题辞典》,中央公论社1941年版,第333页载;全国(不含东北)煤炭藏量为2325.59亿

吨，其中山西占 55.7%，陕西占 30.9%，此亦系实业部北平地质调查所调查数字。另据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经济情报丛刊》第 7 辑，1941 年版，密件第 40 号载，全国煤藏是为 3000 亿吨，其中山西为 1200 亿吨。）铁矿藏量，据当时调查，全国约 10 亿吨，除去东北的 7.5 亿吨，关内的约 3.23 亿吨，50% 以上分布在华北和内蒙。（注：《支那问题辞典》，中央公论社 1941 年版，第 334 页。）七七事变后，这些宝藏及其开发、经营设施，悉受日军铁蹄践踏，并被日本特殊资本与财阀资本各集团所瓜分，恣意掠夺，给华北煤铁工业史留下了极其黑暗的篇页。

察南龙烟铁矿藏量号称 1 亿吨，1914 年发现。1917 年资本 200 万元的官商合办龙关铁矿公司成立，1919 年增资并改为龙烟铁矿公司。（注：陆宗輿为督办，丁士源为会办，张新吾为总经理。）开采的部分矿石运往汉阳铁厂。旋因欧战后经济衰退，矿山停采，北京西郊之石景山高炉建设工程亦随之停止。1928 年该矿被收归国民政府所有，铁道部管理。1934 年起成为满铁的重点调查目标之一。1936 年日本政府决定：兴中公司出面，满铁协助，攫取龙烟铁矿。兴中公司当时计划，每年采矿 400 万吨，富矿 300 万吨运往日本，贫矿 100 万吨利用华北廉价煤就地炼铁。（注：兴中公司：《开发龙烟铁矿计划纲要》，1936 年 8 月，（二）2057，864。）当时冀察委员会已决定龙烟铁矿国有化，并任命陆宗輿为恢复委员会督办，兴中公司便以天津日本驻屯军为后盾，策动强行“中日合办”。1936 年末冀察委员会虽已妥协，但在筹办期间七七事变爆发。事变后，关东军东条兵团占领龙烟铁矿并对该矿采取“应急对策”（注：关东军司令部：《龙烟铁矿开发方针应紧对策》，1937 年 10 月 4 日。华北开发会社：《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及关系会社设立书类》，第 404—405 页。），将该矿作为“逆产”，令兴中公司恢复石景山炼铁厂、“开发”龙烟铁矿和迅速向日本运送矿石。为此，兴中公司与察南日伪当局还签定“紧急处理要纲”。（注：《察南自治政府主席于品卿最高顾问金井章二与日本国法人兴中公司代表山际寿一关于开发龙烟铁矿协定之紧急处理要纲》，1939 年 11 月 5 日。（二）2024，2，81。）当时在烟筒山矿区存有数万吨矿石，兴中公司马上修筑运矿铁路专用线，向日本八幡运送。华北开发会社成立后，作为其子会社，1939 年 7 月 26 日龙烟铁矿会社成立。它首先开采距京包线宣化站最近的烟筒山矿区，并积极筹划开采矿量最丰、品位最高的庞家堡矿区。1939 年即预定供应日本 44 万吨（注：兴中公司：《兴中公司关系事业现况》，1939 年 4 月印行，第 2 页。），计划 1944 年产量达 200 万吨。（注：龙烟铁矿株式会社：《龙烟铁矿事业概要》，成纪 2735 年，第 11—12 页。）

石景山制铁所原为龙烟铁矿炼铁厂，1938 年 4 月 20 日，在“军管理”名义下由兴中公司接管，日本最大的钢铁资本集团日本制铁参与“合作”。同年 11 月 20 日原有 250 吨高炉修复点火，日产能力 150 吨，年产 6 万吨；目标是年产 30 万吨，计划新建 500 吨高炉 1 座，并将原有高炉改建为 600 吨，但未实现。（注：《华北铁矿开发计划及现状》，1941 年 4 月。（二）图 550。）

当时被置于“军管理”而由兴中公司经营的，还有阳泉的山西保晋公司铁厂和西北实业公司太原炼铁厂。前者 1917 年设立，1922 年投产，1938 年 1 月 24 日成为“军管理山西第三二厂”而被兴中公司接管时，日本大仓矿业会社侵入；拥有 20 吨高炉一座，同年 11 月 20 日点火投产。后者所隶属的西北实业公司是阎锡山垄断省内经济的实体，经营省内大部分重工业；炼铁厂始建于 1934 年，位于太原城北石城村，计划建设 120 吨高炉 1 座，40 吨炉 1 座，工程进展到 80% 遇到事变；1938 年 1 月 24 日沦为“军管理山西第六工厂”，由兴中公司与大仓矿业共同控制；1939 年 11 月 18 日 40 吨炉投产，1940 年 5 月 120 吨炉建成。（注：

满铁华北经济调查所：《军管理太原制铁所现况》，1940年6月，第1—3页。）

华北的煤矿星罗棋布，大大小小共有710余处，近代化大型煤矿30余处，矿权所属和经营主体错综复杂。产量、规模居首的开滦煤矿，原乃清末洋务运动产物，1877年李鸿章创办开平公司，但于1900年实际被英商所攫取；1907年旨在“以滦制开”的滦州煤矿公司成立；两公司竞争结果，1912年设立开滦矿务总局实行联办，1934年两矿合并为中英合办公司。（注：徐梗生：《中外合办煤铁矿业史话》，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27页。）因有英国资本关系，事变后日本既不敢占领，暂时也未能实行“军管理”，但却采取种种手段，使产量占华北煤一半的开滦煤销售量1937—1940年从405万吨增至596万吨；对日出口从126万吨增至235万吨。（注：军管理开滦煤矿：《军管理开滦煤矿概要》，1943年6月。（二），2024，2，152。）

山东淄博煤矿和金岭镇铁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被跟随日军侵入山东的满铁派遣队所侵占，战后根据华盛顿会议关于交还山东的决定，交由中日合办的鲁大公司经营。作为日方对鲁大公司的投资、持股会社而特别设立的山东矿业会社，满铁是最大股东，故其势力实际并未撤出山东。事变后，山东矿业会社被华北开发会纳为子会社，成为整个胶济铁路沿线煤矿业的垄断者。1941年胶济煤矿集团产量达402万吨（注：解学诗、宋玉印：《七七事变后日本掠夺华北资源的总枢纽——华北开发会社的设立及其活动轨迹》。《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44—57页。），为当时华北煤炭总产量的三分之一。

日本染指河北井陘、正丰煤矿，也发生在七七事变之前。因为该二煤矿所产煤炭系适于充作炼铁焦炭原料的粘结性煤，所以兴中公司成立后，首先计划“把井陘、正丰的经营收归我（日）有以资炼铁”。（注：1936年12月11日兴中公司社长十河信二致对满事务局总裁寺内寿一函。满铁档案，总体、东亚、文书、关系会社，5—3，第7号。）但井陘煤矿的利权早为德国资本所获。1908年清政府批准合办，德方代表为海军老将汉纳根，中方代表则为井陘文生张凤起，资本50万两，中德各半。1922年矿权被收归省有，签定改办合同，同中方持股四分之三，德方四分之一。（注：即中方平银37.5万两，德方12.5万两。煤矿财产总值评为450万元，德方之225万元，以112.5万元作为欧战后对中国之赔款。）兴中公司根据日本政府指示，先“继承”德方持股，然后以“中日合办”形式窃取矿权。1936年8月，经与德方代表交涉后，签署合同。但收买德方股份款135万元是1937年10月才交付的。当时井陘探明的可采量为1.1亿吨，拥有年产150万吨的设备，实际产量为80万吨。（注：解学诗：《兴中公司与七七事变》，《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3期，第204—210页。）邻近井陘的正丰、宝昌两煤矿均系中国资本企业，1937年4月，兴中公司用24万元收买了前者。（注：解学诗：《兴中公司与七七事变》，《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3期，第204—210页。）

华北其他大型煤矿都是七七事变后被日本侵占的。办法十分简单，在日军武装占领的基础上，1938年兴中公司在“军管理”名义下，先后接管了除开滦外的几乎华北所有大煤矿，数量达20个，即：河北，除井陘、正丰外，还有磁县、中和、永安；山西，阳泉、寿阳、白家庄、牛索村、孝义、介休、灵石、轩岗；河南，六沟沟、焦作、常口；山东，中兴、华兴、华宝；江苏，柳泉。（注：兴中公司：《兴中公司关系事业现况》，1939年4月，第2页。）所谓“军管理”，顾名思义就是用武力强行侵占和管制企业，“军管理”的“对象不问敌产或民间财产，只要军部认为有必要，就可以实行军管理，在军管理期间对该管理财产享

有绝对支配权，原权利人无任何发言权”。（注：兴中公司：《华北炭矿概要》，第20—21页。）兴中公司“军管理”企业部门颇广，但自1939年起，随着华北开发公社的设立，盐业、铁矿、矾土等事业相继独立，于是对煤矿的“军管理”便成为兴中公司的主业，不过其主业是同日本财阀企业三井矿山、三菱矿山、大仓矿业、明治矿业、贝岛煤矿等共同操持的。1939年，兴中系统煤矿产量为409万吨，1940年计划增至738万吨，即凌驾于开滦而居第一位。（注：解学诗：《兴中公司与七七事变》。《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3期，第204—210页。）然而，“军管理”是“适应当前的暂行变通办法”。（注：1937年11月23日寺内部队特务部长喜多诚一给兴中公司社长十河信二的通牒，军特务2第26号，（三）2，72—75。）早在1938年初，满铁即受华北方面军之命按“一业一社”原则草拟了《华北煤矿株式会社设立纲要》，及至同年9月又改为按“一业六社”重新规划，即将华北煤矿瓜分为6大集团。不过，规划与现实往往不尽相同。（注：1938年9月规划的六大集团是：1、淄川、博山；2、中兴、大汶口；3、井陘、正丰；4、磁县、六河沟；5、太原、平定；6、大同、下花园。）1940年11月兴中公司宣告解体前后，由日本特殊资本和财阀资本瓜分而形成的华北煤矿集团，是1个公司和6个矿业所，即：井陘煤矿公司（贝岛），和中兴（三井）、大汶口（三菱）、山西（大仓）、磁县（明治）、柳泉（华北开发）、焦作（华北开发）等矿业所。应该指出，其中除井陘煤矿公司外，均未解除“军管理”；华北开发公社不仅对柳泉、焦作独自出资，对其它各集团也都有出资，以进行“统筹调整”。（注：井陘煤矿公司设立于1940年7月，辖井陘、正丰、六河沟矿区。其它矿业所均于1940年11月成立。中兴位于山东省峄县。大汶口辖华丰、赤柴两矿区。山西含阳泉、寿阳、富家滩等矿区。磁县，位于河北省磁县峰峰。柳泉，在江苏省夏桥。）

日本特殊资本满铁在华北也拥有其煤矿集团，这就是前面提及的山东矿业会社和大同煤矿。山东矿业会社在1939年12月增资时，即被华北开发公社通过投资纳为子会社，满铁资本退居第二位，大仓财阀还有若干投资。山东矿业的子公司，除鲁大公司外，有旭华公司、官庄公司和山东煤矿公司所属各公司，并直营在博山的黑山和万山等矿区，还控制胶济沿线中方各煤矿的所谓“复旧开发”。大同煤矿地处晋北，而晋北沦陷时期被划所谓“蒙疆”。七七事变后，1937年10月，满铁随同关东军侵入大同煤矿。当时的大同煤矿，即原晋北、保晋两矿务局的山益、宝恒两矿务公司经营的煤矿区，其产量可达100万吨，增加设备可达200—300万吨，增产潜力被认为是华北第一。1938年由满铁理事、抚顺煤矿矿长久保孚亲自拟定的大同煤矿生产计划，是以1942年向日出口1000万吨，1947年达3000万吨为“开发目标”的。（注：《大同煤炭开发计划》，1938年，（三）336。）当时查定的埋藏量是120亿吨；1939年的蒙疆联合委员会重新调查，增至400亿吨，且大部分为优质煤。（注：《满铁与大同煤矿》，1939年10月13日，国民政府经济部秘书厅编《敌伪经济情报》第8期，（二）4，34789。）满铁以关东军为靠山，力图在“煤铁一元化”经营的名义下，独占大同煤矿。可是，华北开发公社成立后，“情况已不同于满铁的初衷”。根据日本兴亚院的1939年12月5日确定的《大同煤矿株式会社设立纲要》（注：兴亚院：《大同煤矿株式会社设立纲要》，1939年12月5日，（三）406—1107。），满铁以1000万元的持股，残留于1940年1月10日设立的大同煤矿株式会社，从而实质上仍掌握着煤矿的经营。满铁抚顺煤矿转入大同煤矿的社员达317名。（注：满铁档案，甲种，总体，监理，关系会社监量，大同煤矿，第78册，第20号。）当时将开

采掠夺目标正式定为：到1941年生产400万吨，对日供应150万吨。（注：兴亚院：《大同煤矿株式会社设立要纲》，1939年12月5日，（三）406—1107。）

三 华北煤铁资源的紧急掠夺与对日供应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胜利转瞬即逝，获取南洋资源的梦想也随之破灭，不得不转过头来“向大陆资源中心复归”。（注：天津东亚新报：《华北建设年史》（1944年），产经，第106页。）日本1943年度物动计划原材料供应方面规定，华北为32.0%，占第一位。（注：〔日〕中村隆英：《战时日本的华北经济支配》，第290页。除华北外，伪满与关东州为28.7%，华中为14.0%，华南和南洋全计为17.6%。）从此，日伪便在“增产”“赠送”的叫喊下，将对华北的战争掠夺推进到了最凶狂的紧急掠夺与供应的最后阶段。

受日本指使，1943年1月9日汪伪对美英“宣战”，各方面开始实行所谓“参战体制”，亦即使中国沦陷了的地区，完全服从于日本的侵略战争。以此为契机，产业方面全面动员日本财阀力量，推行所谓决战的紧急掠夺体制。可以视为推行此种体制前奏的事实，一是1942年4月1日综合经营解除“军管理”、自成体系的山西轻重工业企业的山西产业会社的成立。该社特将阴谋炸死张作霖的元凶、九一八事变参与者河本大作拉过来作社长。出资该社者除华北开发会社外，还有大仓矿业、上海纺织等10家日本资本。被置于该社控制之下的煤铁企业有：太原、阳泉铁厂，东山、宁武、寿阳铁矿，西山、轩岗镇采煤所。二是1942年12月15日华北开发会社与日本制铁会社共同设立华北制铁会社，这虽然也可以说是既定计划的落实，但是，太平洋战争前策划设立统一的华北铁钢企业的目的是：将石景山、太原两制铁所合并，并将龙烟铁矿也“纳入经营”，以实现“华北蒙疆地区采矿、炼铁事业的一元化”（注：陆军省军务局：《华北株式会社设立要纲案》，1938年7月30日，华北开发会社：《华北钢铁株式会社设立要纲案》，1939年8月。）；而此次新设的华北制铁会社，是以平、津特别是石景山制铁所为基地的，并且更重要的是实行日本钢铁设施向大陆转移。1943年初汪伪“参战”后，2月9日由华北开发和日本财阀共同控制的5个所谓“中日合办”的煤矿公司同时应运而生，即：三井矿山的中兴煤矿公司（山东峄县）、三菱矿业的大汶口煤矿公司（山东华宝、赤柴两矿）、大仓矿业的山西煤矿公司（阳泉、寿阳、富家滩）、明治矿业的磁县煤矿公司（河北峰峰）、华北开发的柳泉煤矿公司（江苏夏桥）。为使日本特殊资本和财阀资本放手地进行紧急掠夺，这些煤炭公司全部被解除“军管理”。至此，行之于煤铁企业的“军管理”大部分已成为历史。极少例外的有举足轻重的开滦煤矿，它是太平洋战争后才实行“军管理”的，并且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

日本对华北的煤铁资源掠夺颇巨。1941年，华北（含“蒙疆”）煤炭产量达2373万吨（注：《华北煤炭产量累年比较表》，1936—1941年，（三）7，56—57。），龙烟铁矿的产量达60.5万吨（注：《龙烟铁矿开发计划案及实绩》，1938—1943年，（三）8.182。），石景山、阳泉、太原三炼铁厂生铁产量为6.1万吨。（注：《华北制铁所、高炉出铁量》，1938—1941年，（三）8.37。）对日供应的情况是：1939—1941年，煤337—480万吨，铁矿石11—47万吨；同时期还向东北运输煤炭198—254万吨。（注：华北开发会社：《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及关系会社概要》，1943年，第50—51页。1942年华北开始向东北供应铁矿石，当年为35万吨，1943年达64.8万吨。）还有材料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北煤产量已超过伪满，对日供应量已占华北总产量的23%。（注：天津东亚新报：《华北建设年史》（1944年），产经，第159页。）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就煤炭而言，

增产主要靠的是开滦、淄博、大同等老企业，“军管理”下需要大力新开发的企业，产量不仅没有提高，有的还低于事变前的水平。更为严峻的是，太平洋战争后，紧急掠夺的结果反而呈现出每况愈下的暗淡情景。按华北开发公社的统计，该社煤炭关系公司煤炭产量，1942年为2255万吨，1943年下降到1993万吨，1944年更下降到1911万吨。（注：华北开发公社计划局：《华北开发会煤炭关系会社事业目标与实绩累年比较表》，1945年3月20日。）

这种情势的出现是必然的。因侵略战争不断增长的巨大需求，致使机械设备、原材料紧张，物价高涨和劳动力不足等日趋势严重，尤以劳动力不足成为煤铁工业的“致命的隘路”。以大同煤矿为例，在设备资材缺乏的情况下，不得不转而以劳动力为中心进行开采，结果由于劳动力紧张和大同偏离劳动力市场和其他因素，1943年比1942年减产24.5万吨。（注：华北开发公社：《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及关系会社概要》，1943年度，第102页。）于是，日伪一方面通过实行“煤炭增产期”等，迫使工人卖命，使工人陷入苦难的深渊；另一方，滥采滥挖，杀鸡取卵，破坏资源。日伪不仅倾注全力于高炉焦炭原料煤和高品位铁矿石，而且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特别紧急采掘，因而形成了龙烟铁矿与大同煤矿、司家营铁矿与开滦煤矿、山东煤矿与金岭镇铁矿、百灵庙附近铁矿与大青山煤矿等煤铁资源紧急掠夺集团。1944年2月10日和1945年3月10日先后赶忙特别成立大青山炭矿株式会社和华北采矿株式会社，就是以此为背景的。后者是专门紧急掠夺河北武安、滦县两地铁矿和山东莱芜的煤矿。而据日本八幡制铁所分析，莱芜煤是可以充分作为高炉焦炭原料的膨胀性粘结煤。（注：〔日〕青木清一：《华北采矿株式会社概况》。见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和统制》，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448—459页。）

在制约着煤铁资源掠夺的诸多因素中，交通运输最后成为致命性的关键所在。因为煤铁在铁路运输总量中所占比重最大，1941年、1942年均达50%以上。（注：华北开发公社：《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及关系会社概要》，1943年度，第50页。）而太平洋战争后，因船只损失严重和制海权丧失，导致大量海运货物向陆运转嫁，再加上供应日、“满”的物资急剧增加，致使铁路交通紧张异常。华北交通公社虽极力强化连接华北、东北、朝鲜的补给日本的大动脉，和与煤铁直接相关的路线，但是业已十分脆弱的铁路线，非一朝一夕所能增强起来，况且还有车辆周转不足的问题。煤铁生产本来已困难重重，生产出来又难以运出，积压在矿山。结果从1943年起，铁路的煤炭运输量急剧下降，从1942年的2149万吨减少到1902万吨。（注：华北开发公社：《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及关系会社概要》，1943年度，第50页。）客观形势使日本不得不修改“过去所侧重的煤业重点主义”，转而实行所谓“原料产品化”的掠夺方针，即将计划掠夺的原料在华北就地制成半成品或成品，供应日本，以节省运力。

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华北经济掠夺总枢纽的华北开发公社，本是投资、控股会社，不直接经营，只进行所谓“统筹调整”。1942年3月，为了解决设备资材难的问题，《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法》被修改，会社开始自营来自日本和伪满的机械设备与材料。可是，随着战局的恶化，华北已无法从日本获得设备与物资，不得不自行集中力量推行为战争直接服务的物资动员计划。于是，1944年2月“会社法”再次被修改。据以政府可就“战争推行上的紧急事业”命令会社执行，而政府命令的紧急事业项目，主要就是“原料产品化”。从此，华北开发公社把日常事业放在一边，实行超重点主义方针，建设与经营全都龟缩集中于与补充战力直接有关的所谓紧急事业项目。

所谓“原料产品化”的产品，主要是人造石油、氧化铝和生铁。关于在华北建立煤炭液化工业以生产人造石油，早在1938年就由满铁草拟过“九年计划”，但因技术、设备等种种原因，计划终未化为现实。但作为煤炭“产品化”项目，在1944年初制定华北燃料化学会社设立计划时又被提出，并于同年7月将建厂计划的一部分，即华北炼焦油加工和沥青炭生产列为政府命令的紧急事业。为了供应日本制造飞机所急需的铝，华北冀东和山东的丰富矾土的“产品化”也被列为政府命令的紧急事业，1943年11月华北开发与日本帝国轻金属统制会共同设立了华北轻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目标是：1944年9月和1945年9月完成2万吨和6万吨设备。（注：〔日〕青木清一：《华北采矿株式会社概况》，第230—231页。见前引书《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和统制》，第458页。）

在华北“原料产品化”方面投入最大、文章做得最多的还是生铁生产。前面已经述及的华北制铁会社设立后，曾选定天津近郊的张贵庄，准备建设年产50万吨生铁的制铁所，后因工程浩大、资材缺乏而作罢，仍将重点放在北平的石景山制铁所。该所为了推行“原料产品化”，在原有的200吨高炉之外，开始将日本内地闲置高炉移建，第一座来自日本制铁轮西钢厂的380吨移建高炉于1944年4月点火后，又开始第二座移建工程，1945年初还曾将日本八幡制铁所部分轨钢设备移建于石景山，但与第二座移建高炉一样终未实现。（注：据《北支那制铁会社之概要报告》（1945年11月16日）载，计划将八幡制铁所6500吨钢锭、4500吨钢材的轧钢设备移至石景山，但因运输障碍，未果。）1943年11月4日，华北开发与日本钢管会社还紧急建立了青岛制铁会社，并建设250吨高炉两座，但最后只一座投产。（注：华北开发会社：《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及关系会社概要》，1944年上半期，第268页。两座高炉中的第一座因事故百出而熄火停产。）不过，此时日本政府作为增产铁钢的紧急对策已采取建设小高炉的方针，并在日本势力圈内广泛推行，但以华北为重点。（注：1942年日本企画院的《关于小高炉建设方针文件》规定，1943年小高炉生产目标为50万吨，华北分配额为19万吨，居首位。）1943年5月22日大东亚省批准的华北将要建设的小高炉为60座，1944年7月还将其正式列为政府命令的紧急事业项目。为此，华北很多煤铁企业都被分配小高炉建设任务，还在天津、宣化新设组合性质的制铁所。（注：1943年5月22日日本大东亚省批准的华北小高炉建设计划是：石景山20吨10座；天津制铁所（组合）20吨5座；唐山（开滦煤矿制铁局）20吨20座；太原铁厂（山西产业会社所属）40吨2座；阳泉铁厂（山西产业会社所属）20吨1座；青岛250吨3座；龙烟铁矿制铁部20吨10座，50吨4座；宣化制铁所（组合）20吨5座。1944年9月30日修改计划：青岛250吨3座改为2座；龙烟50吨4座改为100吨1座。另外，太原铁厂的两座40吨高炉，虽然于1943年建成，但于1944年5月因故停产。）小高炉建设被日本政府看成是实现“原料产品化”的“捷径”，要求立竿见影。日本政府还曾先后派大东亚省次官山本熊吉和国务大臣藤原银次郎赶赴华北督促“增产增送”。后者还给华北规定了1944年生铁生产责任量472940吨。（注：昭和19年度责任生产数量（昭19.6藏原国务相指示）。华北开发会社：《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及关系会社概要》，1944年上半期，第285页。）然而，奴役千千万万中国人民在各地紧急建设的小高炉收效甚微，1943年华北小高炉生铁产量只有38256吨，为计划的17.3%；1944年上半期（4—9月）才有61562吨。（注：华北开发会社：《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及关系会社概要》，1944年上半期，第284—287页。）

应该指出，日本在华北实行超重点主义，集中紧急项目进行掠夺，并非意味

掠夺的减少和收敛；相反，由于失败在即，需求更大，更加无所不掠，肆无忌惮。日本侵略者“这时便彻底撕下‘经济’伪装，赤裸裸地动用武力疯狂地掠夺了”。（注：〔日〕古海忠之等编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手稿。）例如，将山西“新绛纺织厂的全部纺织机械砸碎，变为废铁交给日本”。（注：〔日〕古海忠之等编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手稿。）为了掠夺群众生产的土铁，不但特别设立了华北土法制铁会社，而且驻山西日军还强迫土铁主要产区阳泉、潞安、泽州等地广大业者加入合作社或组合，并将土铁抢走。被日军征集的从阳城向潞安背运土铁的群众多达两万人，饥饿、疲劳以至死亡。“在蜿蜒的道路两侧死尸随处可见。日本将堆积在潞安车站的土铁用火车运走”。（注：古海忠之等编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手稿。）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彻底失败已不可挽回，日暮途穷的战时经济开始崩溃。如果说1944年是严重减产，1945年则是全线崩溃，当年的煤产量，4至6月从36.1万吨下滑到26.8万吨，而积压在矿山的煤炭却多达300万吨，经济运行完全陷入了“停止状态”。（注：《华北开发会社沿革概略》手稿，（二）2024，2，2。）

原文出处：《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04期

舊滿鐵傘下的大和賓館

清流一叶

满铁在铁道沿线建设和经营的宾馆（旅馆）都称为ヤマトホテル来自英文的Hotel，ヤマト是日文的大和的发音，大和是日本国的旧称。其实这些地方开始就是铁路旅馆，但为了顺应时流，追求格调，所以起名ヤマトホテル。不仅是为了方便一般旅客，更是为欧美人提供下榻。满铁在城成立初期就把旅馆经营放在了很重要的地位，尽管一直是赤字经营。

为了考虑旅客的方便，开始的旅馆曾与铁路连接紧密，比方奉天ヤマトホテル就建在奉天站内（规模很小），后来都建到了城市中心的大广场一带。

满铁大和宾馆关联年表

1906年11月26日 南满洲铁道（株）设立，本社设在东京，后藤新平任总裁。

1907年3月5日 满铁本社迁到大连儿玉町的达里尼市政厅旧址。

4月1日 满铁正式在大连营业。

8月1日 改修达里尼宾馆，以大连大和宾馆名称开始营业，客室只有13个。

1908年3月21日 旅顺大和宾馆开始营业，客室15个。

10月1日 长春大和宾馆营业开始，客室10个。

1909年2月 满铁本社迁到东公园町。

1909年5月7日 大连大和宾馆将满铁本社旧址（原达里尼市政厅舍）改装，原来的地址（原达里尼旅馆）作为分馆。合计客室49个。

1909年10月 星个浦宾馆开业，别墅8栋（洋式5栋，和式3栋）

1910年2月1日 长春大和宾馆新馆建成，正式营业开始，客室25个。

长春大和旅馆，即现在的春谊宾馆，建成于1909年。其位于长春站前广场边，现人民大街的起点。占地面积1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7746平方米，平面呈马蹄型，立面为对称式布局。其设计者是满铁的青木菊治郎和平泽仪平，资料记载的总工程费用为300万日元，其建筑风格是满铁所建的建筑中比较少见的艺术派风格的作品。（此段说明来自网友博文。）

1910年8月 星个浦大和宾馆新馆竣工。

9月19日 星个浦大和宾馆正式营业，客室10个。原来的别墅作为分馆（外借别墅）使用。

10月1日 奉天站开始营业。站内2楼奉天大和宾馆开始营业，客室12个。

1914年8月1日 大连大和宾馆新馆建成。客室115个，建筑物以厚重和华丽闻名。

1918年6月 旅顺大和宾馆黄金台分馆营业开始。

1920年3月20日 汤岗子温泉（株）设立，资本金2百万日元，满铁出资一半。

1928年1月1日 南满洲旅馆（株）设立，资本金8百万日元，满铁全额

出资。

1929年4月 旅顺大和宾馆大幅度改装，客室49个。分馆有别墅37栋，夏季用的简易房间60个。

1929年5月10日 奉天大和宾馆竣工，四层建筑，客室71个，屋顶有花园。

1931年4月1日 大和宾馆系列脱离南满洲旅馆(株)归铁道部掌管。

1932年3月1日 伪满洲国建国宣言。长春大和宾馆改称为新京大和宾馆。

1934年11月 兴城温泉宾馆改修并开始营业，客室12个。葫芦岛宾馆改修并开始营业，客室15个。

1936年8月15日 齐齐哈尔铁路宾馆开业，客室15个。

1937年 阿尔山大和宾馆改修并营业，客室56个。

1938年 牡丹江大和宾馆设立。

1939年 开原车站宾馆，承德车站宾馆，佳木斯车站宾馆开设。

1939年4月1日 罗津(朝鲜)大和宾馆开业，客室32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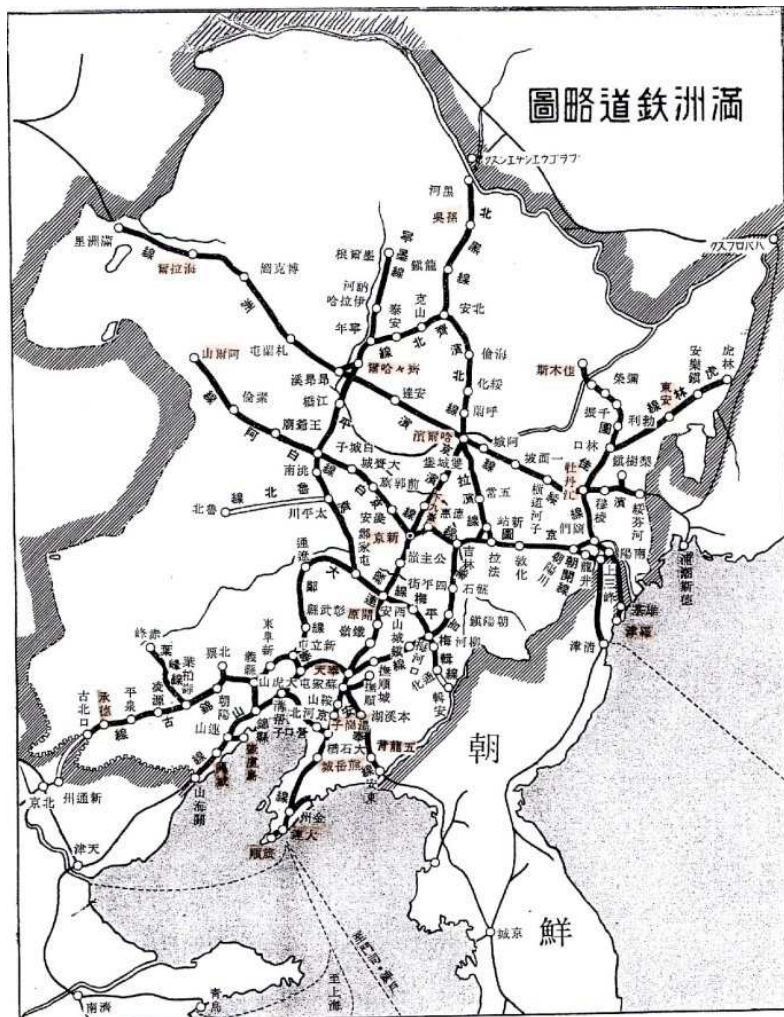
1941年 海拉尔大和宾馆，孙吴大和宾馆开设。

1942年 东安大和宾馆开设。

1945年8月22日 苏联军进驻大连和旅顺，苏联军司令部设在大连大和宾馆。

9月27日 苏联军发出通告宣布满铁解体。

旧满铁在各地的大和宾馆的照片很多，有些建筑至今还在利用。



昭和14年（1939年）由满铁铁道总局营业局编辑出版的《满洲旅行的指南》中，列出了以下的旅馆名称：

- 大连——大连大和宾馆
- 星个浦——星个浦大和宾馆， 星个浦大和宾馆 分馆
- 旅顺——旅顺大和宾馆， 旅顺大和宾馆 黄金台别馆
- 奉天——奉天大和宾馆
- 新京——新京大和宾馆
- 五龙背——五龙阁， 保养馆， 聚乐馆
- 兴城——兴城温泉旅馆
- 葫芦岛——葫芦岛宾馆
- 齐齐哈尔——齐齐哈尔铁路宾馆
- 哈尔滨——哈尔滨大和宾馆
- 阿尔山——阿尔山宾馆
- 牡丹江——牡丹江大和宾馆
- 开原——开原车站宾馆
- 承德——承德车站宾馆
- 佳木斯——佳木斯车站宾馆
- 罗津（朝鲜）——罗津大和宾馆

以下三个建于1939年以后：

- 海拉尔——海拉尔大和宾馆（建于1941年）
- 孙吴——孙吴大和宾馆（建于1941年）
- 东安——东安大和宾馆（建于194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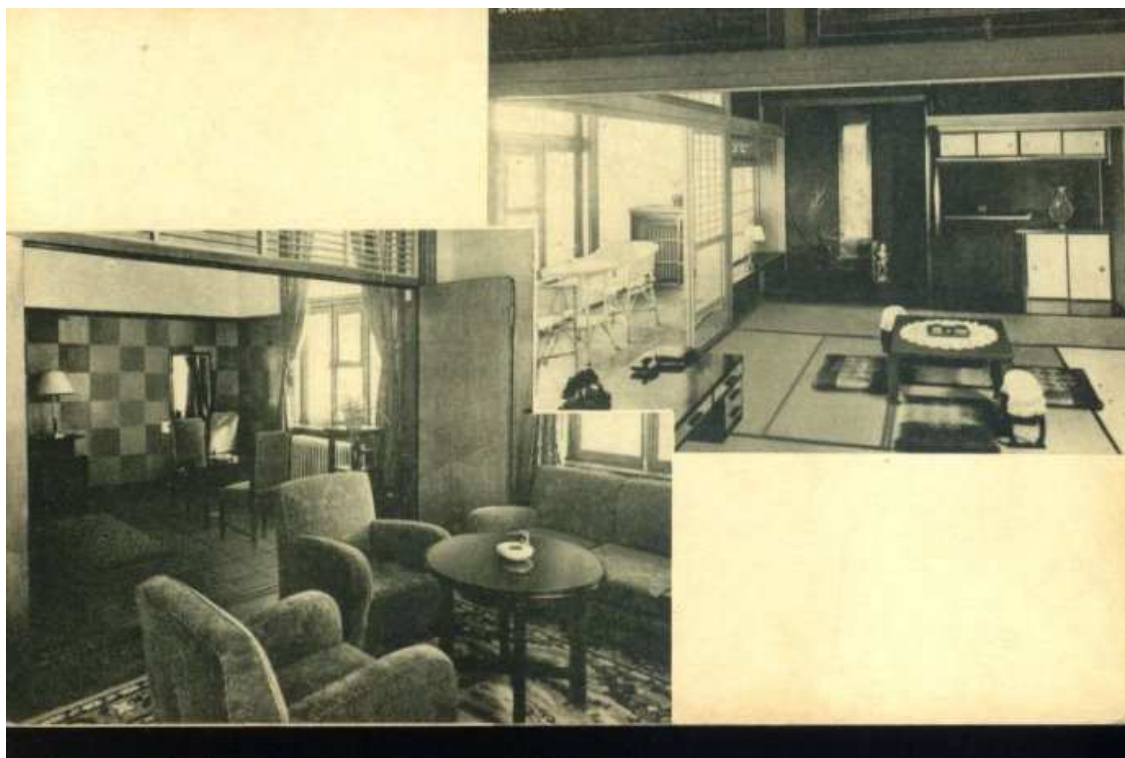
哈尔滨大和宾馆的前身，原东清铁道宾馆



长春大和宾馆玄关（照片来自网友渡桥）



齐齐哈尔大和宾馆内部



满洲各地的温泉地区曾有过许多温泉旅馆，这些也都属于满铁出资和援助经营。在老照片和明信片中也能找到旧影，主要有以下几个：

- 熊岳城温泉（距离大连 179 公里）温泉旅馆
- 汤岗子温泉（距离大连 293 公里）温泉旅馆 对翠阁 乐山庄 玉泉馆
- 五龙背温泉（距离安东 25 公里）温泉旅馆 五龙阁
- 兴城温泉（距离奉天 307 公里）温泉旅馆
- 阿尔山温泉（距离白城子 337 公里）阿尔山宾馆
- 下九台温泉（距离新京 52 公里）九台温泉旅馆

其中的熊岳城，汤岗子和五龙背以满洲三大温泉而闻名。

熊岳城温泉：

熊岳城附近有很多名胜古迹，是理想的游览地。温泉在车站东南方三公里以外的地方，沿路街道两旁种植着柳树，杨树和槐树等。温泉分两个地方，一处称为沙地温泉，另外是旅馆内的温泉。室外的沙地温泉很受欢迎，7、8 月间一日温泉之行很盛行。

熊岳城温泉旅馆分本馆，别馆和养生馆，地点在车站东部的三公里之处。

汤岗子温泉：

此地自古以来就以温泉地闻名，向东望去可看到美丽的千山。熊岳城的温泉比较大众化，汤岗子温泉则格调很高。攀登千山归来，可在此悠悠小憩，消除疲劳。

从车站出来向东北走去，距离月 400 米，两边的道路是美丽的林荫道。静谧的田园中溢满了泉涌的气氛。春夏期间，常传来田地里青蛙的叫声。温泉场附近有满铁经营的公园，有时在这里开小型运动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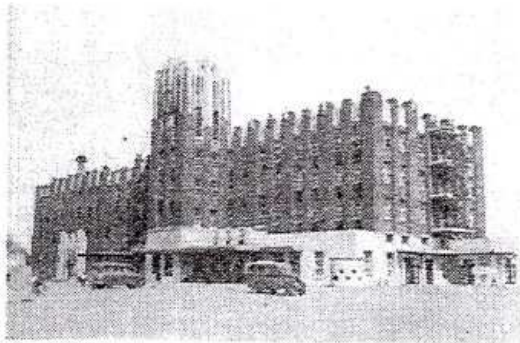
以下的旅馆都属于汤岗子温泉(株)经营,满铁提供一半资金。
 对翠阁——设备齐全的高级旅馆,29个房间。
 玉泉阁——价钱经济实惠,有自炊设备,37个房间。
 清林馆——主要面向一日客和团体客人使用。附属馆是共荣馆,有90个榻榻米的面积。
 龙泉别墅——洋式,主要面向中国人和俄罗斯人,22个房间。

五龙背温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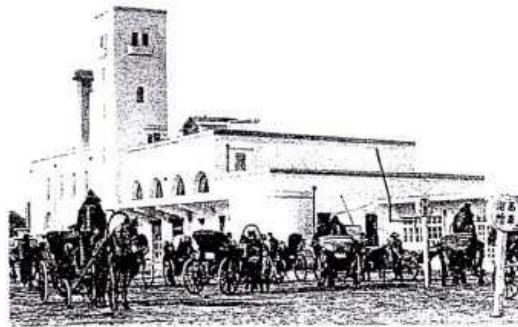
向北远望是五龙山的峻岭奇峰,山因形状像龙背,所以此地称五龙背。从车站至温泉有三公里,周围是田地,中间是一条长长的林荫道。跨过架在沙河的五龙桥,就可以看到背靠山丘的温泉设施。

这里包括:

五龙阁——高级旅馆,供短期客人使用,有14个房间。
 保养馆——与五龙阁相接,有7个房间,面向病后疗养的客人,有自炊设备。
 聚乐馆——平屋建筑,专供一日客人和团体客人使用。



齐齐哈尔駅(青島鐵道本行)



牡丹江駅(牡丹江本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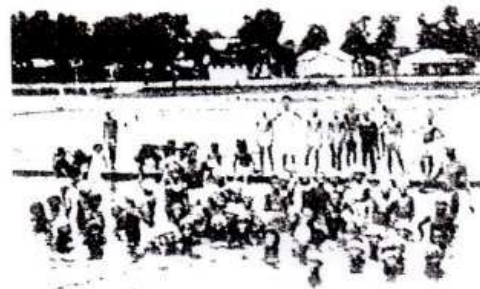
承德駅(京張本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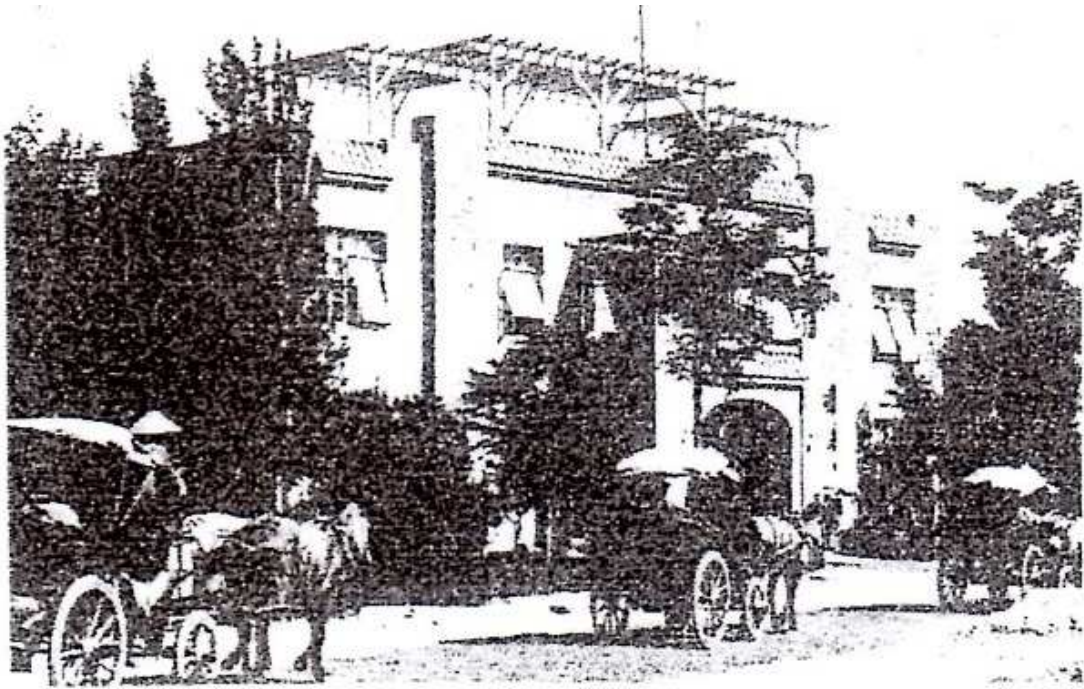
佳木斯駅(佳木斯本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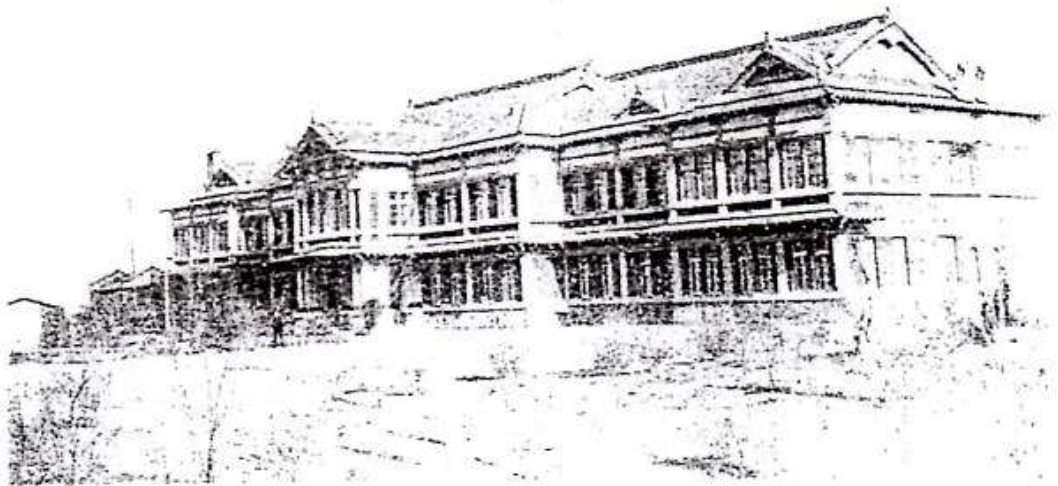
熊岳城温泉 砂湯



熊岳城温泉 温泉プー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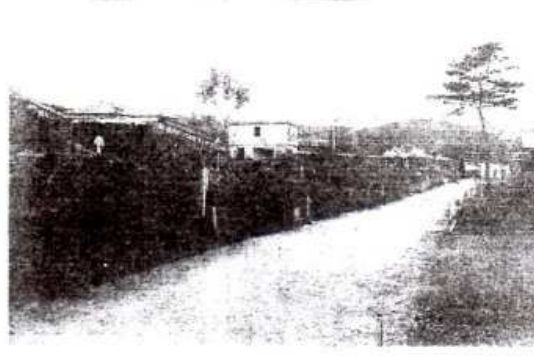
熊岳城温泉 温泉ホテル



湯崗子温泉 対翠閣



五龍背温泉 五龍閣



五龍背温泉



壺蘆島ホテル



興城温泉ホテル

以上根据日本人老大连提供的资料整理而成，现在是什么情景，期待看到国内网友的介绍。

资料来源：清流一叶新浪博客

滿鐵大連大和賓館小史

大和宾馆是现在的大连宾馆，位于中山广场，是这座城市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大和是日本国的别称，旧国名。日语发音是やまと，用罗马字表示是 yamato。在老照片中，大和宾馆都写成 Yamato Hotel，或是ヤマトホテル。早就想写写这座建筑，可始终没有信心提笔。因为关于它的文字和老照片太多，以我的浅薄知识和贫瘠文笔实在不能为它再增光辉。可我还是按捺不住自己的欲望，想为这个近百年（明年是建成100年）的故乡老建筑留下一段文字。



我在大连的时候，只有机会走近那里，却从来没有进去过。尽管如此，我无怨言。我知道这是一个属于达官贵人，属于上层人物的下榻之处，休憩场所，和我们平民百姓无缘。远望它的宏伟，以它的背景照张相就心满意足了。第一次进到里面，好像是80年代末。我和母亲从日本去大连旅游，一位在那里做高级厨师的朋友（我小妹的同学）在那里招待我们这些“日本来宾。”

总算进了里面，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看什么都新鲜。用新鲜这个词只因为是初次对面，其实那里的门窗，墙壁，楼梯，房间，棚顶，都显得庄重伟岸，洋溢着历史的厚重和深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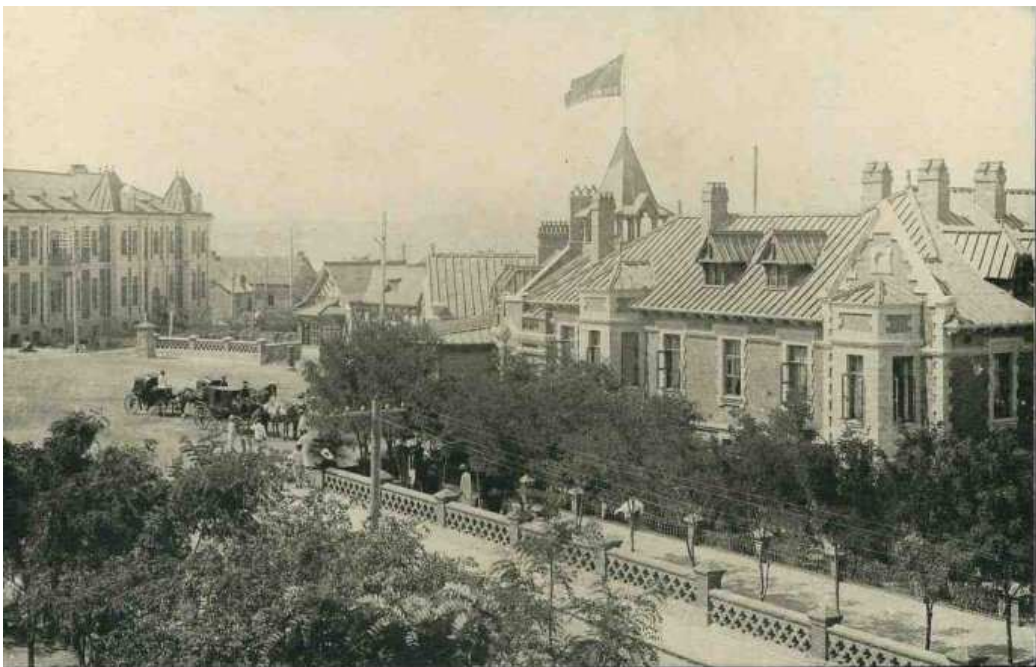
第二次去那里，是在90年代中期。在那里的大厅里参加一个朋友（我的学生）的儿子的婚礼。时代真变了，曾是那么格调高贵的地方，普通的百姓也可以租赁办婚礼了（只要你有钱）。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宾馆的内在似乎与它的外观拉开了距离。有亲戚在那里工作了多年，见证了宾馆的荣华盛衰，让我了解了一些它的青春已过不再光华的现实。

我不想对它奢求更多，唯有一个愿望——愿它永远矗立在那里，百年千年，与这座城市永存。

大广场的大和宾馆（后大连宾馆）这个建筑已经跨越了 99 年的历程，但回溯历史，就会知道大和宾馆的历史早已超越百年。

满铁最早的大连大和宾馆（ヤマトホテル）是在 1907 年 8 月 1 日开始营业的。地址在露西亚町，利用的是东清铁道建造的达里尼宾馆。满铁接手后，进行了改造和装修，开设房间 13 个。

下面两张照片是借用网友贝贝的，是达里尼时代的达里尼宾馆。后来成了满铁最早的大和宾馆。



1908 年开始，大连和长春之间的快车开始运行。大连是日本进入满洲的入口，大连也是满铁线路与上海航路与欧亚连接的重要地点，满铁总社迁到大连后（1907 年 3 月），来往大连的不仅是满铁人员，也包括许多欧美客人。只有 13 个房间的大和宾馆已经无法收容更多人员，只得买下邻近一部分住宅来解决难

题。

1909年2月，满铁总社从旧达里尼市政厅迁移到东公园町（后来的本社旧址）。满铁将旧市政厅进行了内部改装，把此地作为大连大和宾馆本馆开始营业，时间在1909年5月7日。原来的宾馆（旧达里尼宾馆）作为分馆使用。两处加起来共有49个房间。

满铁第二任总裁中村是公曾邀请日本著名文豪夏目漱石来满洲，在大连时就住在改装后的大和宾馆里（旧达里尼市政厅）。夏目漱石曾写过这样的文字——我站在宾馆的石阶上，这里一直通向日本桥，我眺望着着宽阔的往来道路。大连的阳光比日本的阳光更明亮地照耀在面前。太阳看似遥远，光芒却在近前。不知该怎样评价这清澈透明的空气，街道，树木，屋顶，砖瓦，光彩与异色都浮现在我眼前。

1911年，改造了附近的两栋满铁社宅，宾馆又增加了8个房间，总数达到了58个客室。不论是本馆还是分馆，都是达里尼时代的建筑遗物，虽经改造，总不及新屋。那时来了贵宾，为了保持面子，不得不利用满铁总裁公寓做临时宾馆。

新宾馆的建设开始于1909年，位于大广场，竣工于1914年。从开工到竣工用了5年的时间，在当时来看是很少有的事。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宏大规模，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设计和施工人员的慎重和用心。宾馆是五层建筑，地上4层，地下1层。客室共115个，可以收容住宿人员175人。馆内中央部分有宴会场和大食堂，另外还有屋顶庭园，咖啡室，游戏室，读书室，小食堂等。还设置了蒸汽暖房和电梯。



我对建筑很外行，不知道该怎样从建筑风格的角度去描写它，想必内行的人很多，或者说此类文字也很多，我就不去搜寻了。好奇的是，这么重要的建筑竟无法确定它的设计者是谁。其它在中山广场的老建筑，都明牌标记着设计者的名字，不知大连宾馆的文物保护牌子上写的谁。最有力的说法是太田毅，也有说是小野木孝治。小野木是当时满铁建筑科的负责人，除了设计以外，还从事许多其

它工作。太田毅是在1907年1月进入满铁建筑科的，设计能力很强，很受小野木赏识。后来小野木娶了太田毅的妹妹，所以两人关系更加密切。大和宾馆的设计是一个重要项目，小野木参与的可能性很大，但具体设计的恐怕是太田毅。



一位对殖民地建筑很有研究的学者，在一本书上说，曾找到了几份与大连大和宾馆有关联的图纸，可惜不是主体部分，这几份图纸上的签名都是太田毅。太田毅在满铁建筑科只就职3年，1910年8月因病返回日本疗养，1911年7月病逝于东京。他在大连期间，主持了满铁总社本馆的扩建改造工作。设计了近江町住宅，还设计了奉天车站。

大连大和宾馆成了满铁的一大骄傲，他们自诩大和宾馆可以和欧美一流的宾馆匹敌。宾馆内的大会场可以举办容纳300人的宴会。每到夏天，夜间的屋顶庭院常聚集着许多前来乘凉消遣的人们。

大和宾馆不仅是向旅行者提供服务的场所，而且是接待贵宾的场所，同时也成了各界人士的社交殿堂。

1945年8月，这里成了苏联红军的警备司令部。

资料来源：清流一叶的BLOG<http://blog.sina.com.cn/qingliuyiye>

日殖時期的大連電車小史

清流一叶

早期大连市内的主要交通工具是人力车，马车和拉货马车等。在1904年以前，俄国人曾铺设过三条轻便铁道，用在都市建设物资的运输和人员输送等。

这三条路线是：

一、第一码头（露西亚町）---行政区域（大山通）---铁道跨线桥（日本桥）---尼克拉斯卡亚广场（大广场）

二、士兵驻扎地（伏见町）---尼克拉斯卡亚广场（大广场）---莫斯科夫斯基大街（山县通）---东栈桥（第一埠头）

三、大栈桥（第二埠头）---仓库（东公园町）---第一停车场（吾妻町）---大栈桥（往复循环）

1906年，日本陆军野战提理部完成了从旅顺到大连，大连至长春间的铁路维修及运行管理。

1907年，满铁成立，接替了提理部的铁道管理业务。

1908年，满铁设立了大连电气铁道株式会社，向都督府提出铺设电车的申请。

1909年5月，在吾妻桥开设满铁电气作业所，设置营业所及车库。在满铁沙河口工厂制造了30辆车辆。

1909年9月25日第一期工事完工，包括废除达里尼时代的轨道，铺设新轨道。

1909年9月29日从大连港埠头途经山县通，监部通，电气公园的电车开始运行，去见3.2公里，定员72人。电车费特等座一次6钱，普通座一次4钱。车内特等座和普通座各占一半。

1909年年度末线路延长里程21.417公里。

1911年年度末线路延长里程38.205公里。

1911年电车线路从沙河口延长到星个浦。

1912年年度末线路延长里程38.237公里。

1916年年度末线路延长里程41.565公里。

1921年年度末线路延长里程49.809公里。满铁本社前---朝日广场---千代田广场---千代田町---寺儿沟 1.6公里线路开通。山县通至大广场间直通运行开始。从伏见台开始延长运行到星个浦。

运行车辆除了沙河口铁道工厂制造以外，还有从日本名古屋电气局工厂制造的车辆，后来还输入了一部分英国和美国的车辆。

1922年 星个浦双轨线路改造。老虎滩线双轨线路竣工并开始运行。

1924年 从星个浦延长运行到黑石礁（白波台）。

1926年6月 满铁设立系列公司《南满洲电气株式会社》，移交内容包括线路66公里，车辆94辆，货车9辆，洒水车2辆）。

1934年 《南满洲电气株式会社》将电灯和电力供给事业转让给满洲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只归属铁道部门。拥有客车115辆，货车3辆，洒水车2辆。

截止1939年4月，大连的电车线路共有11个系统，介绍如下：

1 号系统 寺儿沟---朝日广场---满铁本社前---大广场---常盘桥---电气公园---西岗子

2 号系统 敷岛广场---监部通---日本桥---大连车站前---常盘桥---春日町---平和台---静个浦

3 号系统 大连埠头---港桥---山县通---满铁本社前---大广场---常盘桥---电气游园---伏见町---大正广场

4 号系统 大连埠头---港桥---山县通---敷岛广场---日本桥---大连站前---常盘桥---电气游园---西岗子---沙河口神社前---大正广场

因为沿线环境和住居的关系，三号系统的乘客以日本人为主，四号系统的乘客以中国人为主。

5 号系统 中央公园---近江町---大连神社前---柳町---镜个池---大和町---共荣住宅---朝日广场---土佐町---港桥

6 号系统 大正广场---月见冈---星个浦---黑石礁 这条线路在春天的樱花季节和夏季的游泳季节利用率很高。

7 号系统 敷岛广场---山县通---满铁本社前---大广场---常盘桥---中央公园---春日町---桃源台---老虎滩（夕见桥）夏季游泳期间运行延续到静个浦。

8 号系统 大连埠头---港桥---山县通---日本桥---大连站前---常盘桥---中央公园---老虎滩

9 号系统 日本桥---露西亚桥码头（短线）

10 号系统 沙河口神社前---沙河口铁道工厂前（只在早晚运行）

11 号系统 寺儿沟---朝日广场---西岗子---满铁本社前---大广场---电气游园---伏见町---大正广场（这路电车称为“劳工车”）

1940 年 11 月 电车费一律 6 钱。

1942 年 3 月 电车车辆总计 157 辆。

这里要说说与日殖时期市内电车有关的几件事情：

有博友问我：日本时期在公交（电车）上有没有种族隔离政策？黄色电车是只针对码头苦力和穷人的，还是针对所有中国人的？如果有，如何甄别是否日人（含台湾、朝鲜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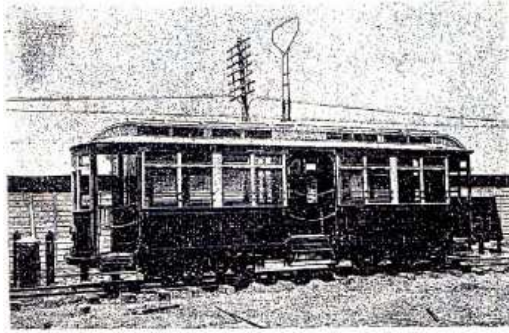
在素素的《流光碎影》中有这样一段：另据记载，日本人当年曾把线路分为市区和郊区，还曾把美国大木笼子分出“纳凉车”和“劳工车”。纳凉车的称身涂成绿色，专门给日本人和有钱的中国人坐。苦力们只能坐被涂成红色的劳工车。

我请教了一位日本人老大连，他跟我说 11 号系统确实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可与 1 号和 4 号系统换乘使用。其他所有线路的电车都是绿色，以图与两旁的街道和树木色彩调和。只有 11 路车是橘红色，车费也只有三钱。言外之意，这路车是专门为劳务者（劳工）设置的。而其他线路没有任何区分。这种状态很难定义为设立了种族隔离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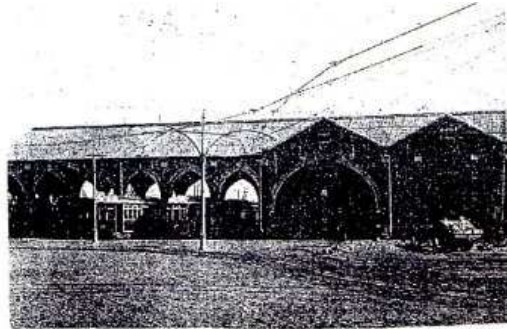
电车的种类也因为时代的变迁和线路乘客的多寡，有新旧和大小之分，大致有 6 种类型。

电车的乘务员几乎都是中国人，起监督和指导作用的是日本人。这些经过训练的中国乘务员，会说日语，工作态度也很好。

电车票分一次用，回数券，月票和通勤票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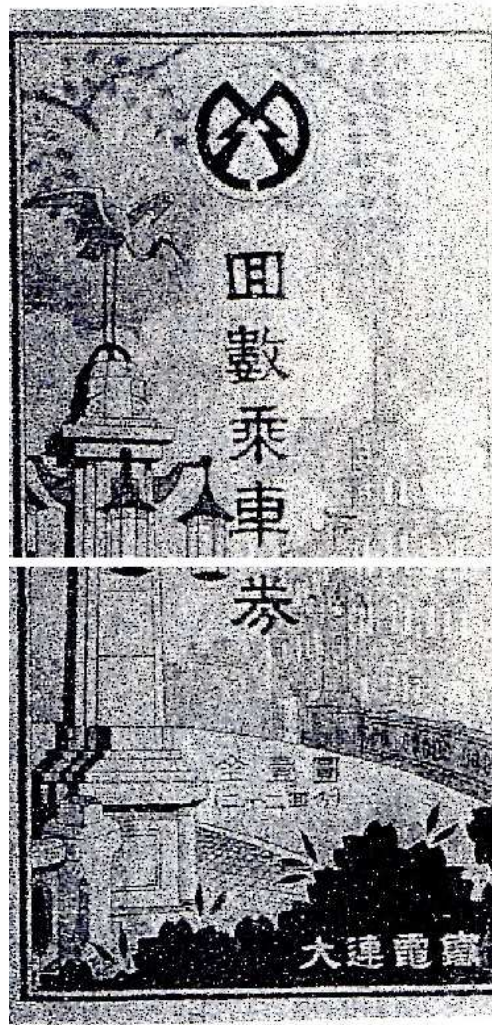
大連初の路面電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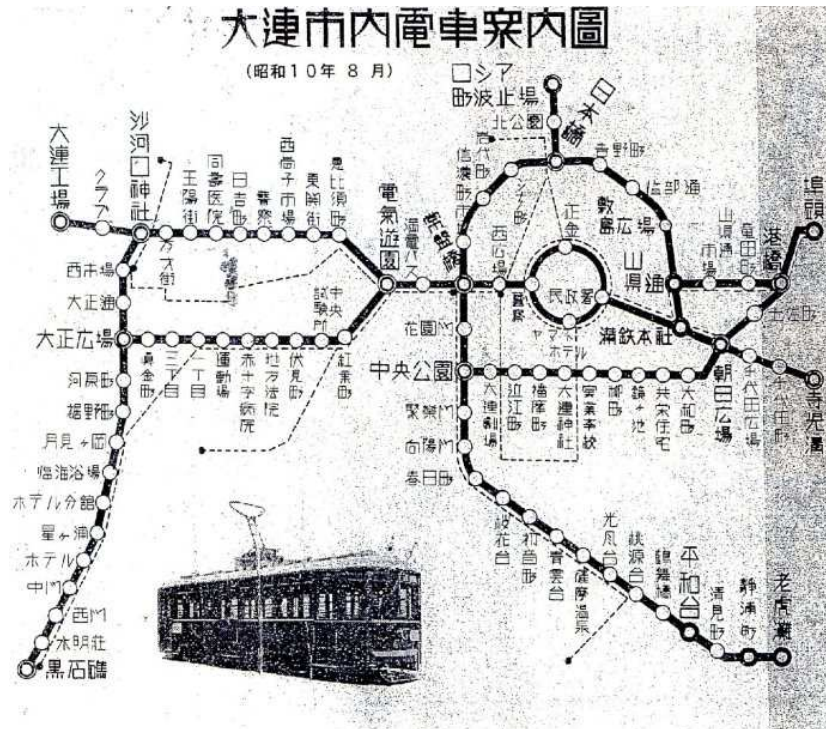


秦島広場 電車車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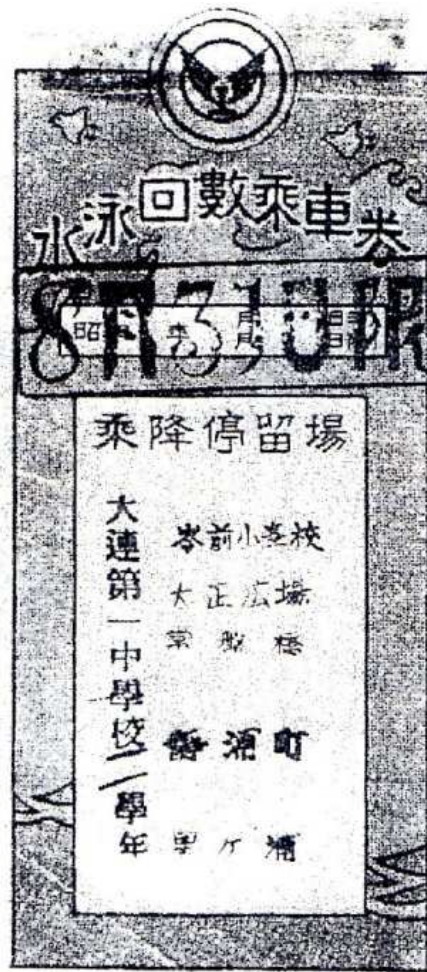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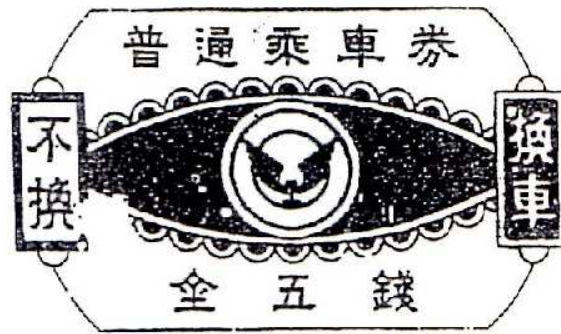
普通乗車券(五銭)





大連市内電車案内圖 (昭和1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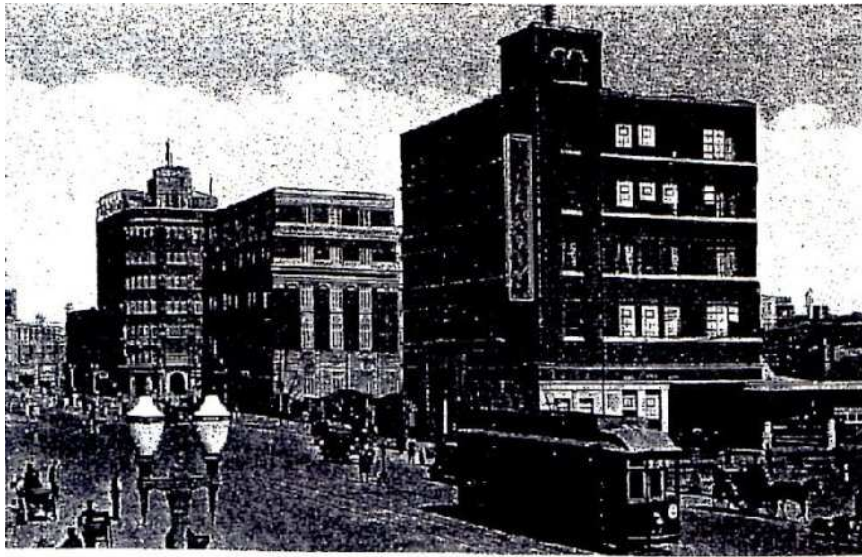
普通乗車券(金五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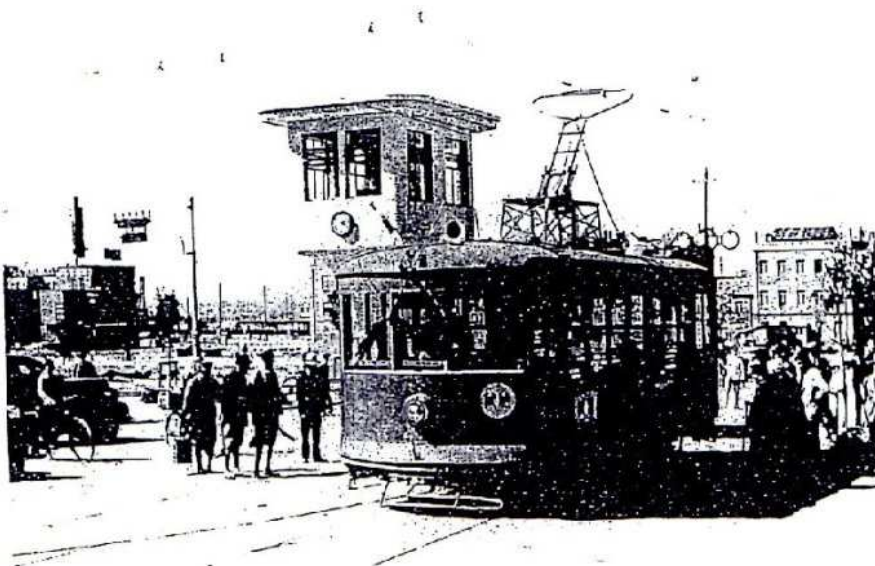
電車回数乗車券(18枚綴・壹圓)



水泳回数乗車券



大連都市交通(株) 本社ビル



常盤橋交差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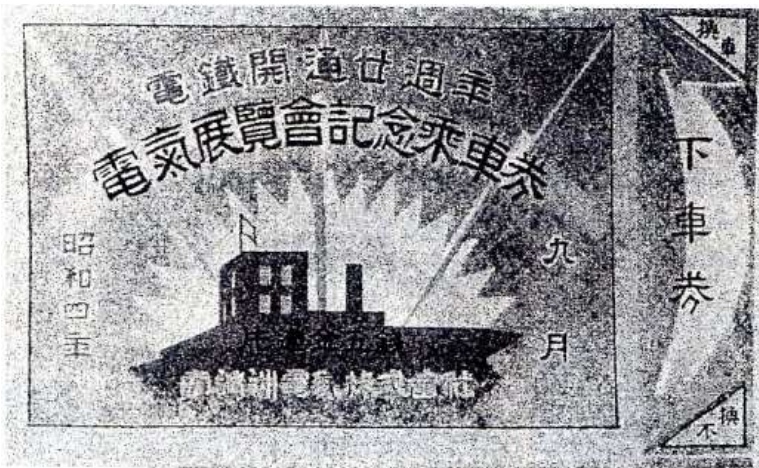
下面几张是纪念乘车券



東宮御婚儀記念(昭和21年3月26日)



御大典奉祝記念(昭和21年11月1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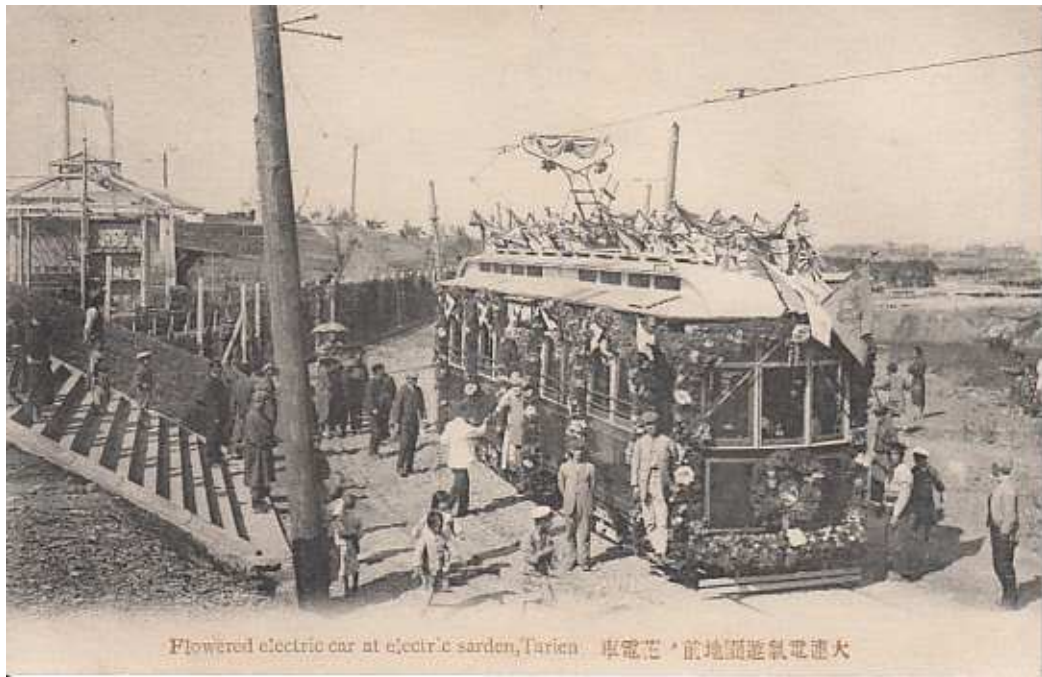


電鐵開通廿週年・電氣展覽會記念(昭和45年9月2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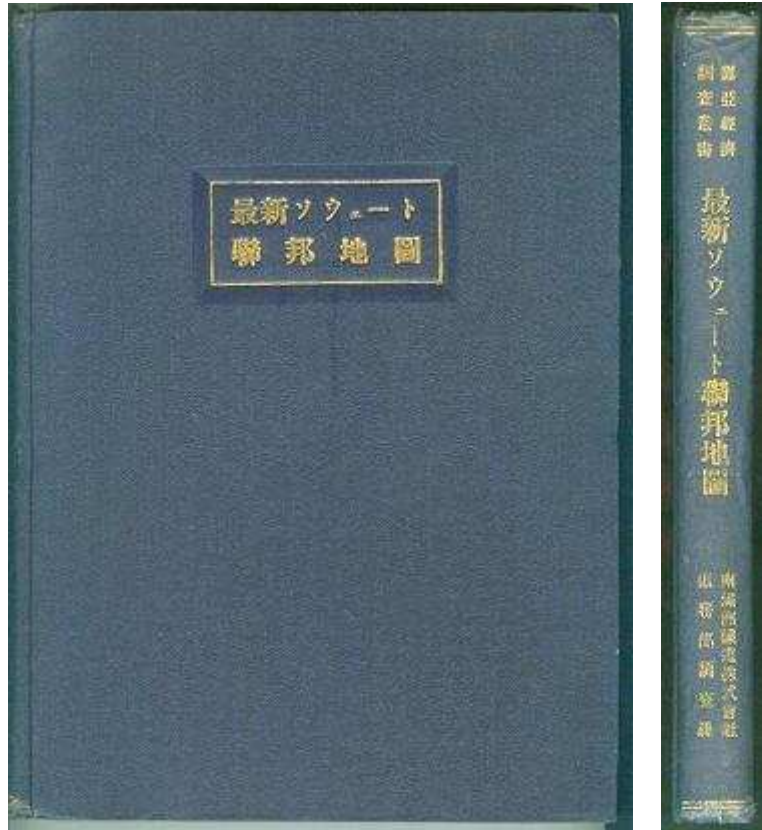
社名變更記念(昭和11年4月1日)

博览会期间的装饰电车（花电车）。



资料来源：清流一叶新浪博客

滿鐵出版的《最新蘇聯地圖》



满铁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みなまんとしゅうてつどう。英文 South Manchuria Railways Co.，缩写为 SMR），是日本对我国东北进行殖民掠夺的机构和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情报搜集等方面侵略活动的大本营，被称为“日本在中国的东印度公司”。1906 年设立于东京，翌年迁至大连。满铁总社设有总务部（即庶务部）、调查部、运输部、矿业部、地方部；分社设于东京，下设东亚经济调查局。伪满成立后，满铁集中全力于铁路、煤矿的经营及地理测量、地质勘探、调查情报等工作，并积极配合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发动侵华战争作为其后盾。随着侵华战争的日益扩大，满铁企业也不断增多，规模亦臻极盛。到 1945 年其总资产达到 42 亿日元，就业员工也从开办时的 1.1 万人增加到 39.8 万人。日本战败投降后，其在华机构全部为我国政府没收，日籍员工大部遣送回国。

在对我东北的争夺中，俄国一直是日本的主要竞争对手，日本亦视俄国为其攫取东北利益的最大威胁。日俄战争后，日本熊口拔牙，夺得了南满和大连，便一直对俄国（后为苏联）控制的东北北部（北满）心存不满、虎视眈眈。1928 年，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次年，他下令收回中东铁路（北段），解除了中东铁路所有俄籍人员职务。7 月，国民政府宣布与苏联断交。10

月苏军大举进攻黑龙江省的同江、扎兰诺尔和满洲里等地。11月张被迫接受苏联条件，战事结束，中东铁路再度回到苏联手手中。

此后不久“9·18”事变爆发，伪满建立，日本终于如愿以偿控制东北全境。苏联因忙于国内建设及欧洲局势不稳，无暇东顾，终于在1941年和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签约同日，双方还发表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至此，苏联完全承认了日本对我东北的实际控制权。

为了早日吞掉东北这块肥肉，除掉苏俄这个眼中钉，日本极其重视对苏俄，特别是苏俄远东地区的情报搜集和研究调查，并出版了大量的有关苏俄及远东情况的各类书籍。1928年前后，满铁以庶务部调查课牵头，出版了一套《露亚经济调查丛书》，是日本对苏俄远东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其中的《最新苏联地图》则是这套丛书中的唯一的专门地图作品，是二战前日本出版的为数甚少的苏联地图集。这也是由原版译制的少见的精品地图集，是研究苏联早期人文地理及政治经济形势的重要参考资料。

《最新ソウエート聯邦地図》（最新苏联地图）于昭和三年（1928年）七月由满铁下属的庶务部调查课编纂，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联合发行，是作为“露亚经济调查丛书”之一而出版面世的。图集为大16开硬面精装本，封面、书脊等的装帧设计统一为“露亚经济调查丛书”的蓝底烫金模式，共有蝴蝶装单面彩色套印地图65幅（含八开64幅及折叠4开“苏联行政区划一览表”1幅）。各图比例尺均采用公里和俄里两种相对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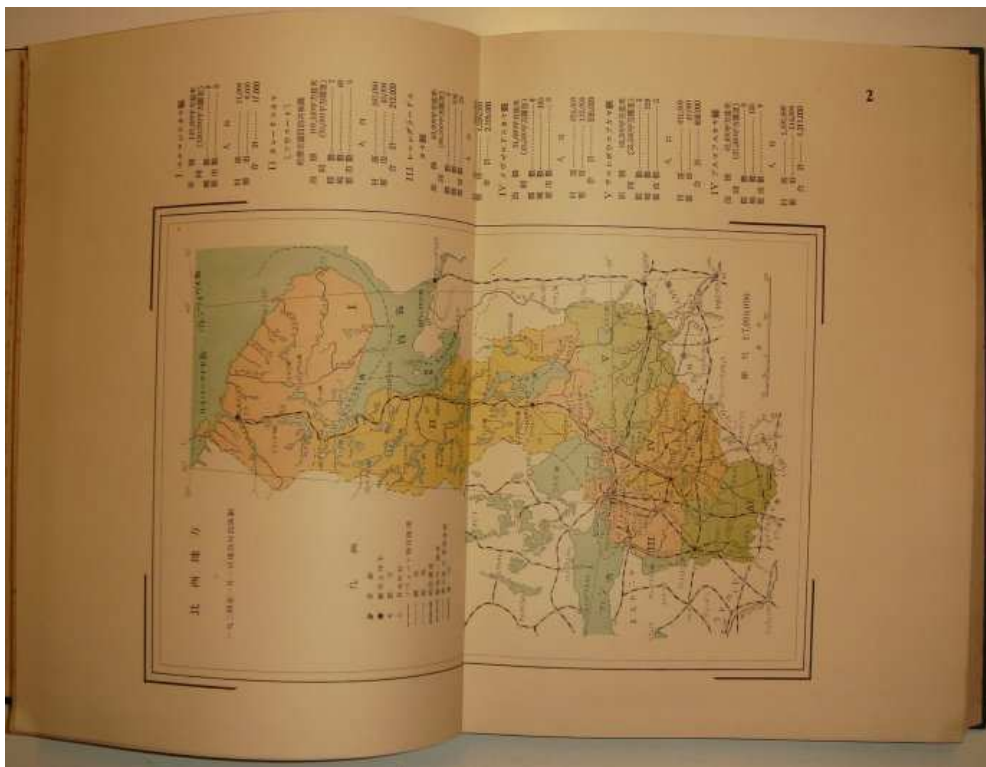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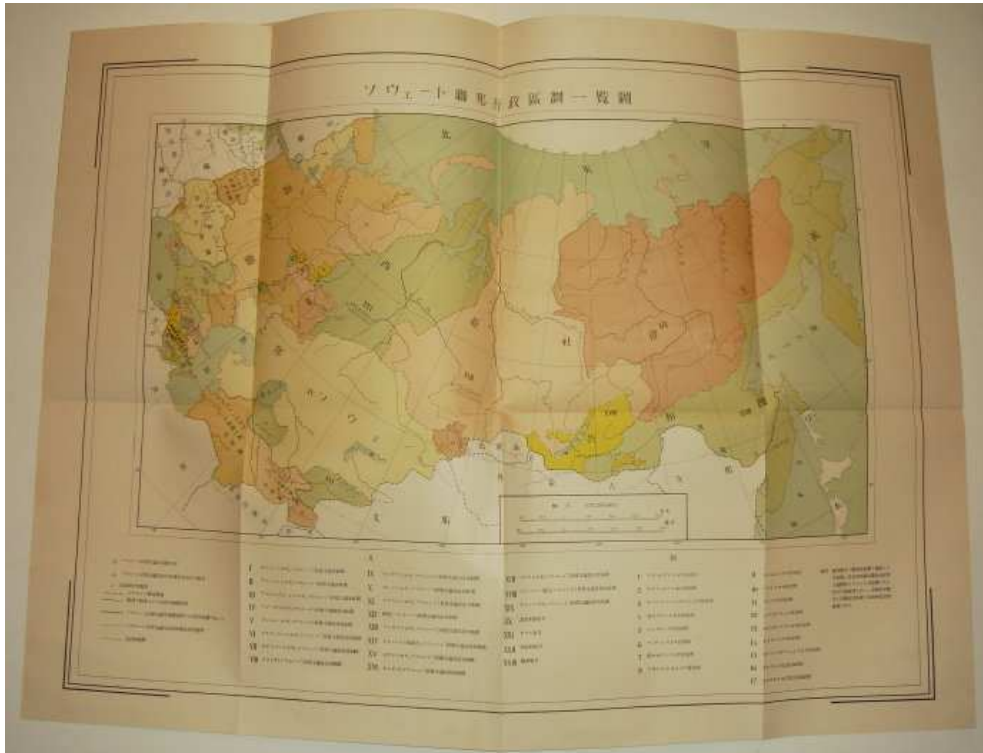
图集基本按原样译自苏联国立出版局1925年出版的《苏联地图集（АТЛАС СССР）》，А.Ф.Белавин、Н.Н.Александрова等编制。地图分为经济地方区划地图和民族自治区自治地图两大部分，经济地方区划是1922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后，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的区划方案，将全苏自西向东、由北而南划分为西北地方（以列宁格勒“レニングラード”为中心）、东北地方（以阿尔汉格尔斯克“アルハンゲリ斯克”为中心）、西部地方（以斯摩棱斯克“スモレンスク”为中心）、中央工业地方（以莫斯科“モスクワ”为中心）、伏尔加—维亚特卡地方（ヴヤトカ・ヴェトルガ）（以维亚特卡（今基洛夫）为中心）、乌拉尔地方（ウラル）（以叶卡捷林堡“エカテリンブルグ”为中心）、西南地方（以基辅“キエフ”为中心）、南部矿业地方（以哈尔科夫“ハリコフ”为中心）、中央黑土地方（以沃罗涅日“オロネジ”为中心）、中部伏尔加河流域地方（ヴオルガ河）（以萨马拉“サマラ”为中心）、东南地方（以萨拉托夫“サラトフ”为中心）、高加索地方（以弗拉季高加索“ウラヂカフカズ”为中心）、鄂毕（西西伯利亚）地方（オビ）（以鄂木斯克“オムスク”为中心）、库兹涅茨克·阿尔泰地方（クヅネツク・アルタイ）（以托木斯克“トムスク”为中心）、叶尼塞地方（エニセイ）（以克拉斯诺亚尔斯克“クラスノヤルスク”为中心）、勒拿·安加拉地方（レナ・アンガラ）（以伊尔库茨克“イルクツク”为中心）、雅库茨克地方（ヤクーツヤカ）（以雅库茨克“ヤクーツク”为中心）、西吉尔吉斯地方（西キルギス）（以奥伦堡“オレンブルグ”为中心）、东吉尔吉斯地方（東キルギス）（以塞米巴拉金斯克“セミパラチンスク”为中心）、土耳其斯坦地方（トルケスタン）（以塔什干“タシケント”为中心）及极东地方（以哈巴罗夫斯克“ハバロフスク”为中心）等21个大经济区。每一个经济区基于相同的地理人文特征包含了若干省及民族自治地方，以便于统一制定和规划经济建设和资源开发的各项政策与措施，及相互的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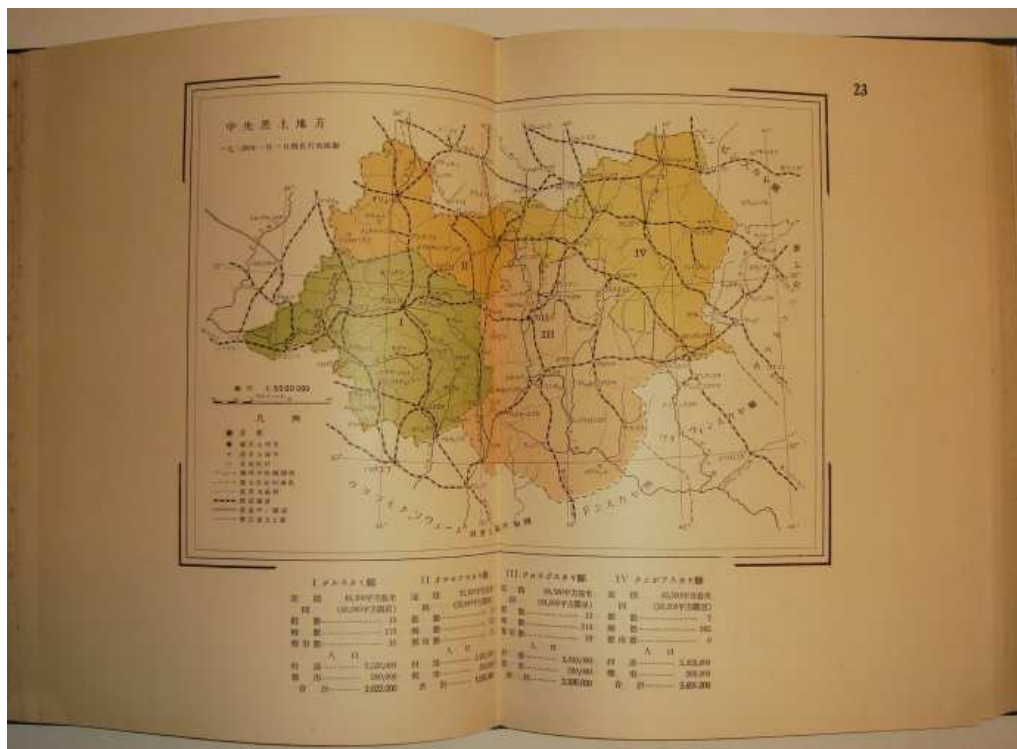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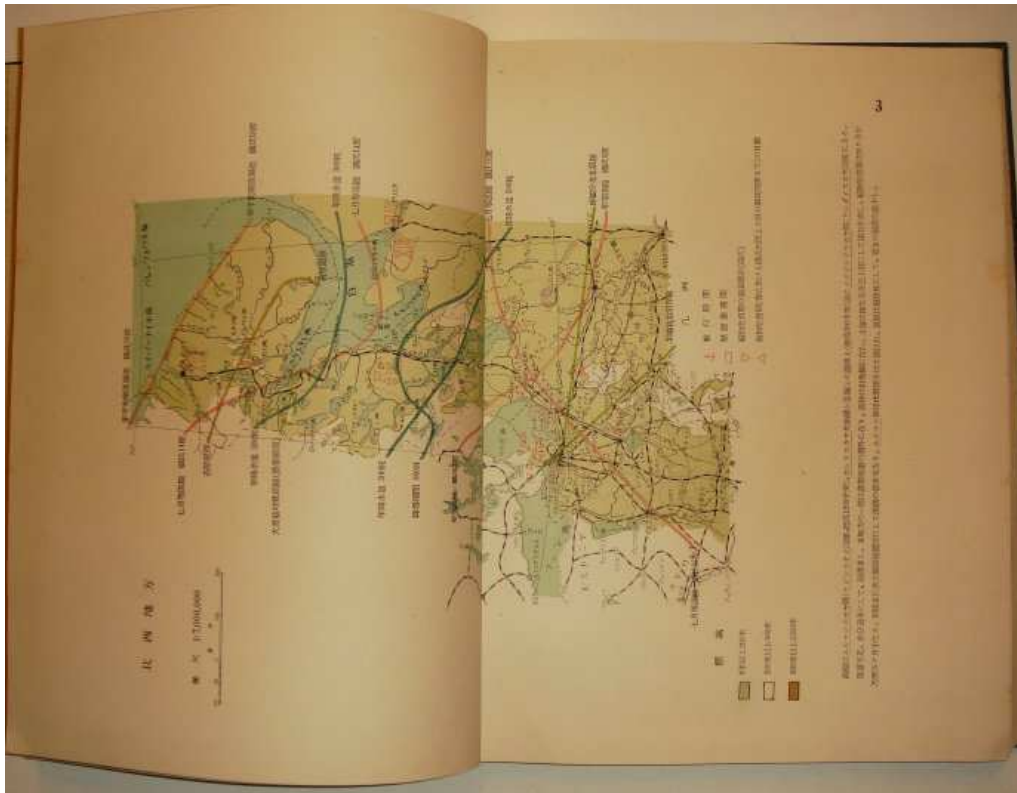
调与配合。根据图集内“联盟共和国·县·地方一览表”，至1925年5月1日，全苏欧洲部分共计有省（日译作“县”）32、地方2（含自治州6）、自治州4、自治共和国7，亚洲部分有省10、自治州2、自治共和国3，加盟共和国有乌克兰（含省9、自治共和国1）、白俄罗斯、外高加索（含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乌兹别克（含州7、自治共和国1）、土库曼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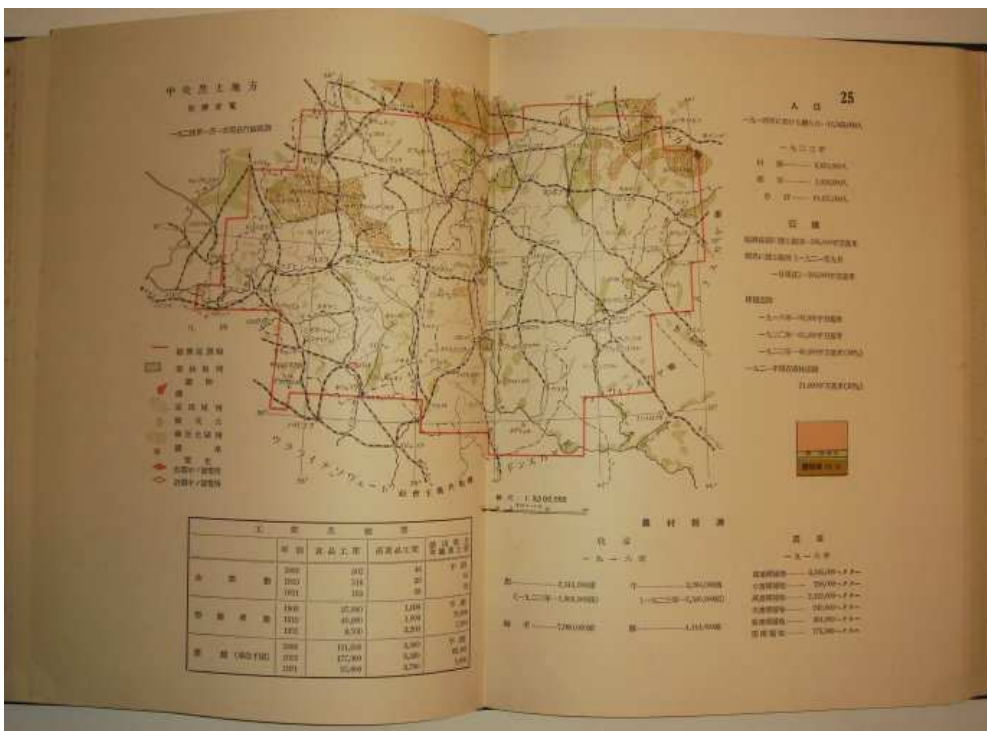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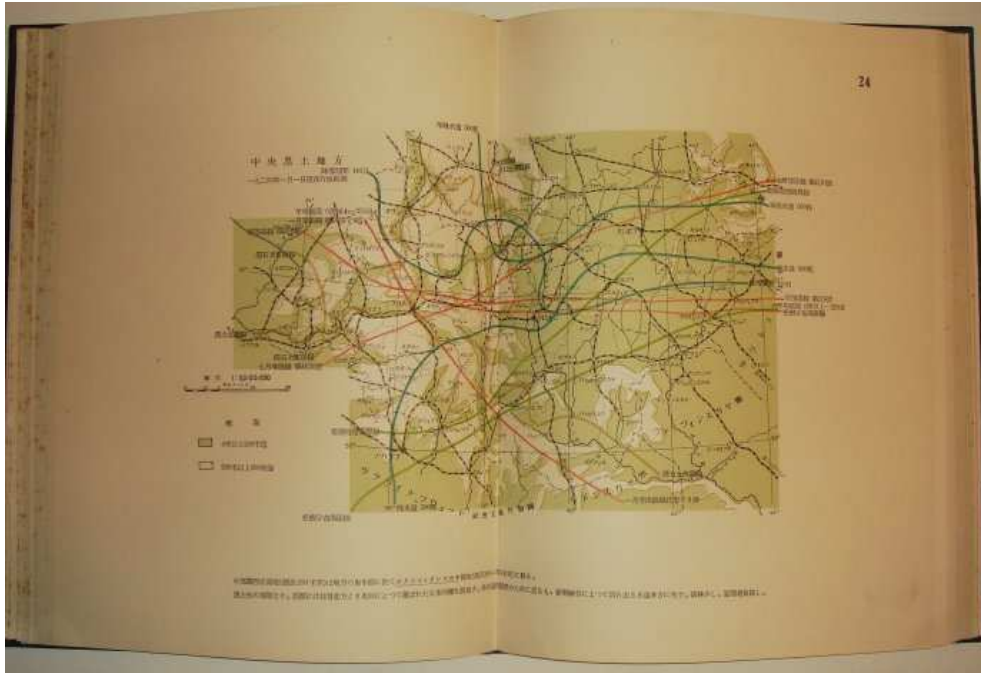
经济地方区划地图部分依次为苏联经济区划全图、西北地方、东北地方、西部地方、中央工业地方、伏尔加—维亚特卡地方、乌拉尔地方、乌克兰加盟共和国（ウクライナ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黑土地方、伏尔加河流域地方中部、伏尔加河流域地方下部、高加索地方及克里米亚半岛（クリミア半島）、鄂毕地方—库兹涅茨克·阿尔泰地方—叶尼塞地方、勒拿·安加拉地方—极东地方—雅库茨克自治共和国、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今哈萨克斯坦大部）、土耳其斯坦自治共和国（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及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15大单元共46幅。除苏联经济区划全图外，各个单元均分为行政区划图、自然地理图、经济状况图三幅（亦即人文图、地文图、经济图），行政区划图用不同颜色区分各省，省下分市县（日译作“郡”）；交通线标示出已成铁路、在建铁路及公路三种；居民点标示出省（グベール）、县市（ヤウエーズド）、乡村（ヴォロスチ）三级；图旁附录对各省面积、人口、市县乡数目等进行了详细说明。自然地理图以分层设色表示地形，并用不同颜色的线条标注了年降水量线、等温线、植物分布界线、土壤分布界线、常年积雪界线等等。经济状况图则注明了森林分布、矿产分布、电站建设情况等等，并附表说明了历年工矿企业数、工人人数及产值，以及农业播种地分类、面积和牲畜头数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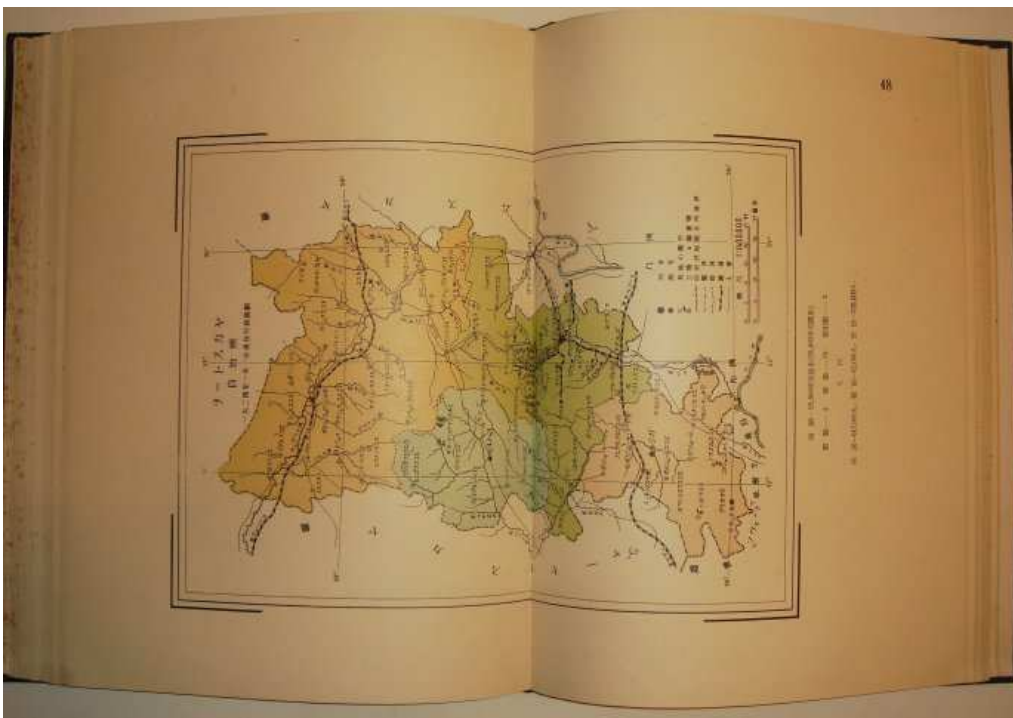
民族区域自治地图部分依次为科米（齐良）自治州（コミ<ズイリヤン>）、沃特茨克自治州（オートスカヤ）（今乌德穆尔特共和国）、马里埃尔及楚瓦什自治州（マリイスクヤ、チウワシスクヤ）、卡尔梅克自治州（カルムイツカヤ）、乌梁海自治州（オイラトスカヤ）（今阿尔泰共和国）、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ブリヤト）、伏尔加河德意志人自治共和国（ポヴォルジェ独逸人）（1941年裁撤）、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カレリスカヤ）、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バシキルスカヤ）（今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鞑靼自治共和国、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北高加索及顿河州（ドンスカヤ）（今罗斯托夫州）、戈尔自治共和国（ゴールスカヤ）（今北奥塞梯—阿兰共和国）、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ダゲスタンスカヤ）、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グルジンスカヤ）、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アゼルベijanスカヤ）、亚美尼亚加盟共和国（アルミヤンスカヤ）、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等18幅。该部分地图仅有行政区划图一个单元，绘制方式与前一部分的行政区划图单元基本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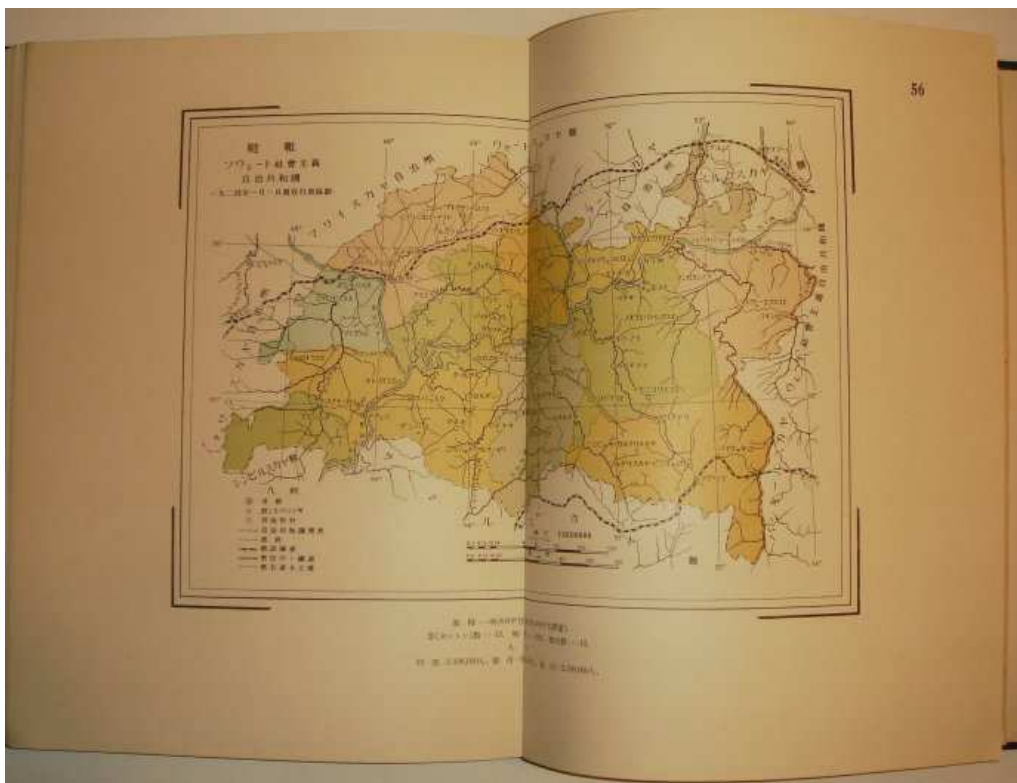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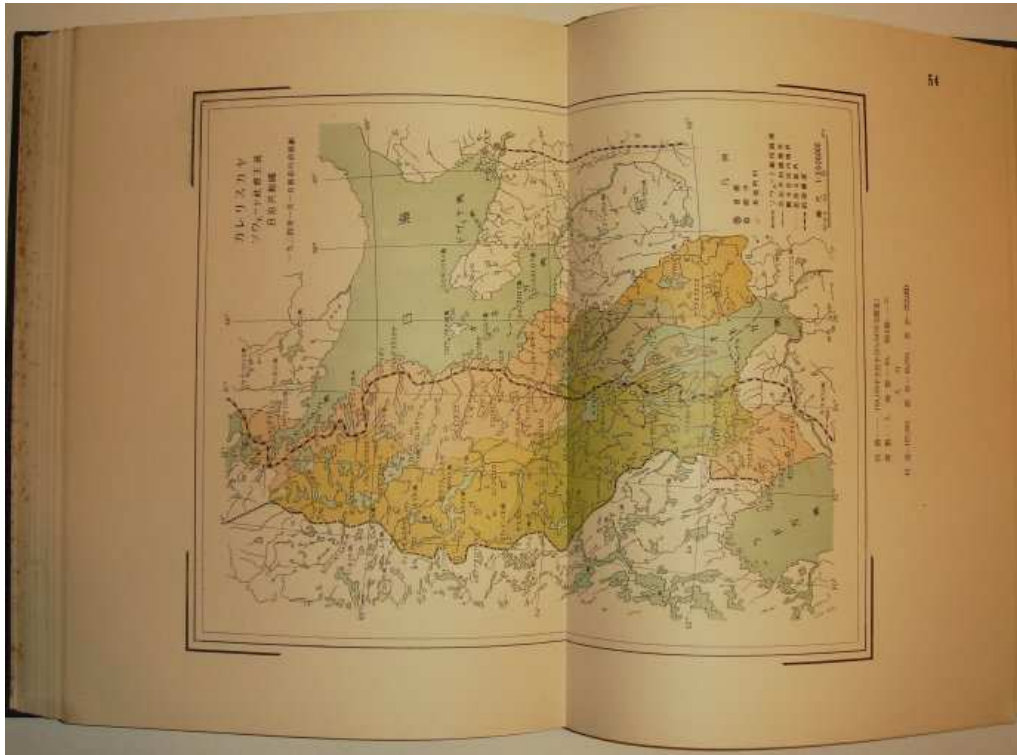
图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联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开展新经济政策所取得的成果，到1925年苏联经济基本上恢复或接近战前最高水平。在当年召开的联共“布”十四大会议上，斯大林明确提出了“从农业国变成能自立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的目标，此后苏联即进入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准备时期。并自1928年开始连续实施了三个五年计划。正如编者А.Ф.Белавин在序言中所说：“地图是国土开发和研究的捷径”。出版这样一本全苏地图集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日本方面，当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作为研究苏俄现状的绝好参考，翻译出版这本地图集亦是十分必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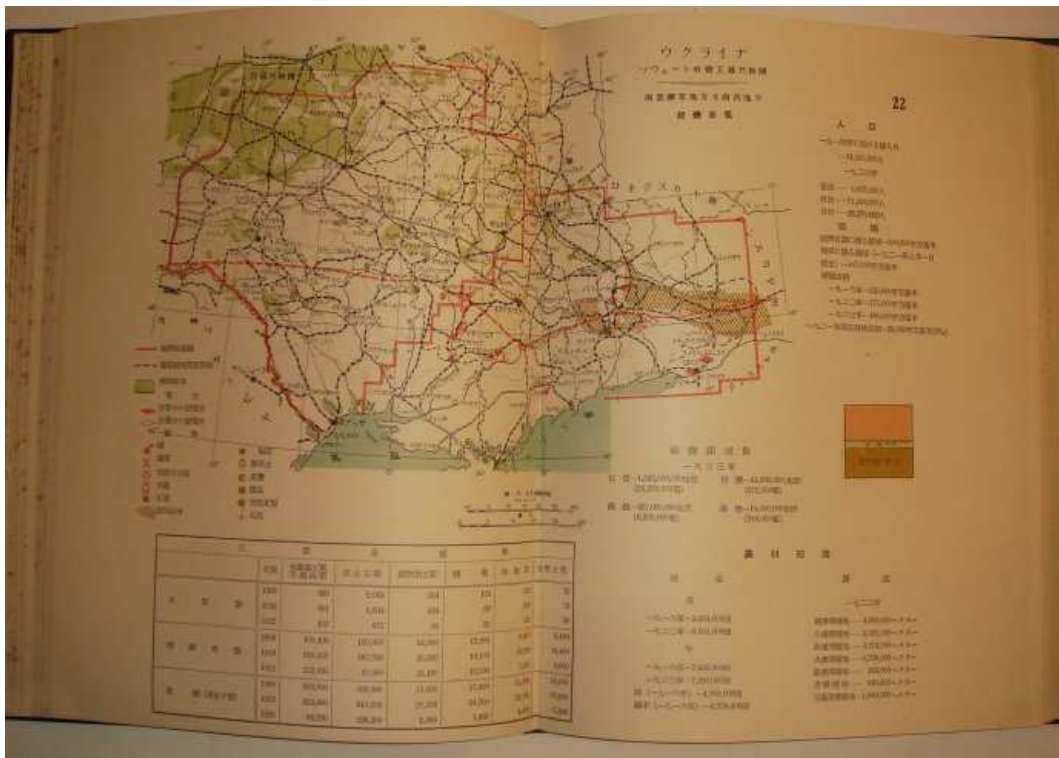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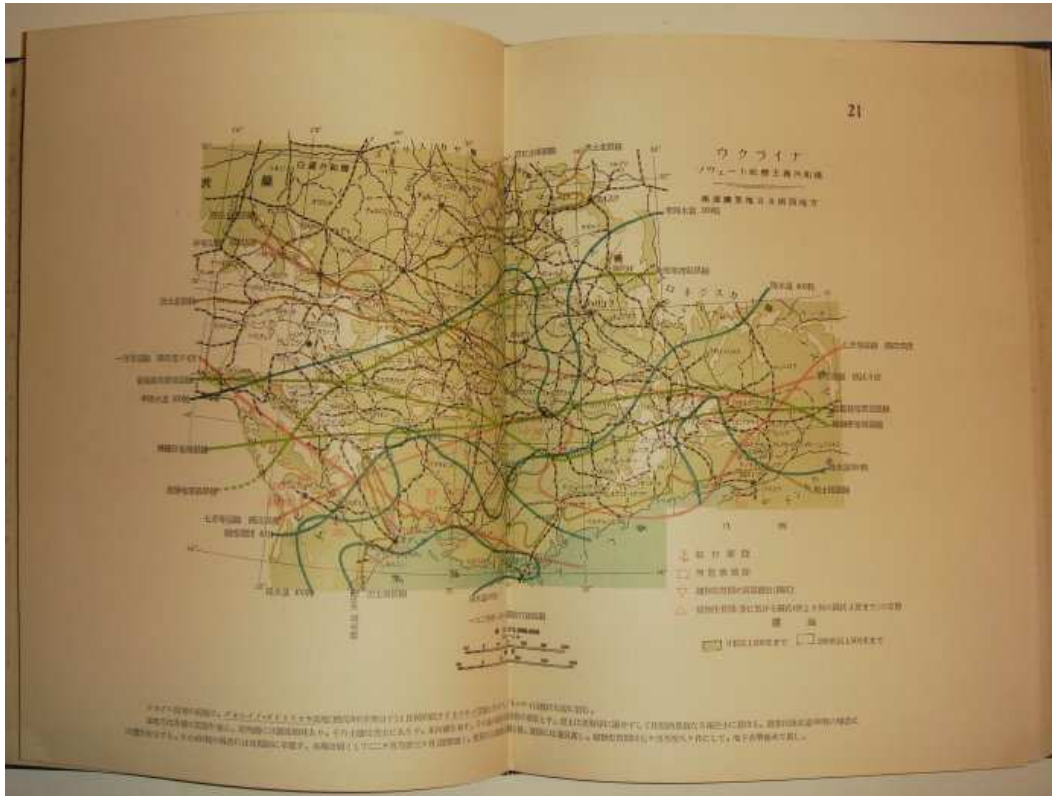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地图守望者

讓人噴飯的東瀛怪異姓名



现代日本的姓氏一般由一至三个汉字所组成，少数也有四个汉字以上的。古代日本只有名没有姓，除了占人口极少数的贵族、武士拥有姓氏，绝大多数人（95%以上）是没有资格有姓的。明治维新后，为了征兵、征税、制作户籍等的需要，于1870年颁布了《平民苗字容许令》，允许包括以前不准拥有姓氏的平民在内的所有日本人拥有姓氏。1875年又颁布了《平民苗字必称令》，规定所有日本人必须使用姓氏，不得拖延或拒绝。1898年制定了户籍法，每户的姓最终固定下来，并不得任意更改。

在日语中，“苗字（みょうじ，也写作名字）”是中文“姓氏”的意思；而中文的名字则称之为“名前（なまえ）”。此外，由于天皇及皇族被认为是天神的后代，处于赐姓与臣民的社会顶层，故而至今都是只有名而无姓。还有一点，

因为日本在法律上禁止夫妻别姓，日本人在结婚后一般妻子改为丈夫的姓，如果是入赘的女婿则改为女方的姓氏。

目前，日本人使用的姓的确切数量尚缺乏一个权威统计。商务印书馆 1981 年出版的《日本姓名词典》收录了大约近七万条姓氏。日本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统计约为 14 万个，即平均一千人左右使用一个姓氏。这个数量在世界上都是十分罕见的。

这主要就是因为日本人古时无姓，在《苗字必称令》的强行命令下，一般大众才纷纷给自己取姓，故造成其姓氏的随意性、复杂性及可变性极高。例如：有的人住在山脚下，便以“山下”或“山本”为姓；有的人住在水田边，便称“田边”；四周都是田地，便叫“田中”。上至日月星辰下至花鸟鱼虫，从职业住所到宗教信仰，五花八门都可作姓。最常见的姓氏有 40 多个，其中铃木、佐藤、田中、山本、渡边、高桥、小林、中村、伊藤、斋藤十大姓占总人口的 10%，有 1000 多万。使用人数排 3600 位后的是极罕见的姓氏。

另外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姓氏的读法亦相当复杂，即使是日本人自己常常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同一个读音有可能对应几十个不同的汉字，而同一组汉字又可能有好几种读法，毫无规律可循。加上十数万各式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名字，的确让人十分的头疼啊。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套《日本姓名词典》解决了这一难题，虽然说尚不能对所有的日本姓名网罗干净，但也实属不易，厚厚三册对日语学习者、爱好者，翻译研究人员或姓氏文化研究者来说都是一套不可或缺的参考工具书。

《日本姓名词典》分别编为汉字序、假名序、拉丁字母序精装三册，史群编，商务印书馆出版。汉字序为 1982 年 2 月初版，1662 页，印数 16500 册，定价 6.60 元；假名序为 1979 年 6 月初版，645 页，印数 23500 册，定价 2.00 元；拉丁字母序为 1979 年 6 月初版，666 页，印数 21500 册，定价 2.00 元。大凡日本人使用的姓名基本都可以在词典中查找到了，即便是不懂日文的读者，也可以通过汉字序或拉丁字母序两册迅速查找对照，使用是相当方便的。这一套专门的姓名词典即使在日本国内也是不多见的，日本曾于九十年代由纪伊国屋书店出版过一套《日本姓名よみふり辞典》，分装为“姓之部”和“名之部”两册，可与此媲美。商务印书馆至今似乎未再版过，目前在旧书网上易见，能较轻松地集齐一套。

除了常用和为中国人熟知的姓名外，词典也收录了不少让我们捧腹大笑的姓氏，即使日本人他们自己觉得无所谓，但在中国人看来往往是让人忍俊不禁，以至于要喷饭晕倒的。

下面就列举一些从词典内找出的搞笑日本姓名（前为姓后为名，中间空格）：

一二三 四五六（いじみ よごろく）
 四個 三八（しこ さんぱち）
 六月一日 生男（うりはり或うりわり いくお）
 小鳥遊 水涯（たかなし みぎわ）
 金剛 不死男（きんごう ふじお）
 我孫子 是也（あびこ これや）
 妻有 一二三（つまあり いさみ）
 龜頭 正雄（かめがしら まさお）
 床上 猛男（とこがみ たけお）
 一尺八寸 包長（かまえ、かまづか或かまつか かねなが）
 日本 男人（につぼん、にほん或やまと おひと）

西門 吹雪(にしかど ふぶき)

以下是**姓氏**:

×(しめ)

四月朔日(わたぬき)

五月一日(あお、さつき)

五月七日(つゆり)

七七五分(みつずき、みつつき)

七寸五分(くずはた、くずわた、くつはた、くつわた、ともかわ、はしかた)

七五三木(しめき)

八月三十一日(ほずのみや)

九十九里(つぐもり)

九十九院(つるし、つるしい、つるしいん)

十一月二十九日(つめずめ)

夫婦(めおと)

太美(たみ)

百目鬼(どうぬき、どうみき、どどめき、どめき、ひやくめき、もめき)

百千萬億(つもい、つもる)

色魔(いろま、しかま)

天魔(てんま)

犬養(いぬかい、いぬがい)

大猪甘人面(おおいかいひとおも)

大蜘蛛(おおくも)

土蜘蛛(つちくも、つちぐも)

子子子(こねこ、ねこし、ねじこ)

子子子子(すねこし、ねこじし)

己己己己(いえしき)

千余魚沢(かれいざわ)

山谷架橋(やまやかかわ)

侏儒(ひきと、もきと)

春夏秋冬(ひととせ)

美女(びじょ)

紅粉屋(べにや)

鬼王(おにおう)

鬼神(きしん)

鬼城(おにがじょう、おにき)

鬼多見(きたみ)

飯無礼(いむれ)

獅子(しし)、獅子山(ししやま)、獅子吼(ししく)

以下是**名字**:

一一(いちいち、かずいち)

九十九(つくも)

不美人(ふみひと)

美男（よしお）、美二二（みじに）
 男女蔵（おめぞう）
 莫哀（ばくあい）
 莫奇沙奇（まくきさき）
 鬼子三（きねぞう）
 猪一（いいち）、猪三（いぞう）、猪八（いはち）、猪十（いじゅう）、猪子（いこ）
 猛男（たけお）
 哀草菓（あいそうか）
 威馬雄（いまお）
 亜細亜（あじあ）
 豕（いのこ）
 造酒夫（みきお）
 刑部太郎（ぎょうぶたろう）
 出来丸（できまる）
 兄食下（えくらし）
 熊猪（くまい）
 繩子（なわこ、ただこ）
 無事生（むじお）
 我里馬（かりま）
 等等等等...

日本语言学家金田一春彦在其所著的《日语的特点》一书中写道：“代意词的词汇中，有非常难解的汉字。东京的电话簿上有一个稀有的姓，「四月朔日」，它是说一到阴历四月一日就脱棉衣（綿入れを脱ぐ）由此称呼他为「ワタヌキさん」，「栗花落」是讲一进梅雨期（梅雨入り）栗子花就凋谢了，因而叫「ツイリさん」。「月見里」是「山がなければ月がよく見える里」（没有山挡着月亮看得清楚的村落）的意思，所以叫「ヤマナシさん」。”

“...我找到带「ミュ」的是人的姓氏。东京的电话簿上有三十户左右是这个姓——「大豆生田」，读作「オオマミュウダ」，这里出现了带「ミュ」的音。我认为带「ミュ」的单词就这一个。大家上小学时学习五十音图，练习「ミヤ、ミュ、ミヨ」的发音，这是为了什么呢？可以说当时练习就是为了能读准「大豆生田」这个姓氏。”

资料来源：地图守望者

<http://blog.sina.com.cn/mapcrazy>